

正史丛书

# 陶工怒潮

佛山市文化局  
石湾镇总工会陶工部编辑  
广东科技中文第七三册二一九零四

广东人民出版社

www.duxiu.com

# 潮 怒 工 陶

佛 山 市 文 化 局  
石 湾 镇 革 委 会 陶工家史编写组  
广东师院中文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69,000字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书号3111·482 定价0.22元

## 毛主席语录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 编者的话

为了配合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适应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套“三史丛书”，将陆续出版。

这一本小册子，都是佛山市石湾镇陶瓷工人讲述的革命家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老一辈，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斗争。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表现了不甘于屈服的坚决反抗精神。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摆脱了枷锁，翻身做了主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积极工作劳动。

毛主席教导说：“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我们读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什么是阶级剥削，启发我们要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进一步憎恨旧社会，

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精神；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英勇奋斗！

这套小册子，肯定会有不少缺点，希望读者们批评指正，并望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大力支持帮助，继续把这套“三史丛书”搞好。

## 目 录

石湾今昔.....	( 1 )
“鬼催”.....	( 12 )
“行规”.....	( 20 )
中秋的故事.....	( 28 )
新婚之夜.....	( 37 )
一袋关金券.....	( 45 )
不屈的女陶工.....	( 54 )
龙窑怒火.....	( 62 )
陶工怒潮.....	( 71 )
老艺人的一生.....	( 81 )
陶窑新歌.....	( 91 )

## 石 湾 今 昔

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港汊纵横，鱼肥稻壮，蔗甜蕉香。素有“南国陶都”之称的佛山市石湾镇，就座落在三角洲西端，东平河象一条碧绿的玉带，镶在它的边上。如果你到石湾镇，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根高耸的烟囱，一排排整齐的厂房，还有那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多彩多姿的陶塑，以及各种各样的缸、煲、钵等，真是名不虚传的陶城啊！

石湾的陶业生产相传始于宋代，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无数陶工用辛勤的劳动和高度的智慧，换来了“石湾瓦、甲天下”的崇高声誉。著名的佛山祖庙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屋脊，都是石湾陶工精心烧制出来的。但是，旧中国不可能给陶瓷工业提供充足发展的条件，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几十年里，石湾陶业更是备受摧残，日益走向衰落，到解放前夕，几已濒临绝境。只是在解放后，石湾陶业才象骑上了奔腾的骏马，飞速发展起来。今天，石湾已成为我国南方综合性陶瓷生产的基地，每年生产的大量陶瓷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及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凡是有机会到广州参观访问的人，谁不想顺道看看这热气腾腾的陶城！

亲爱的读者，你想了解石湾近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吗？千头万绪，从何说起呢？好，就让我们从石湾陶器的创造者

——陶业工人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说起吧！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石湾陶工正是这样，他们在旧社会所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确是罕见的。

解放前的石湾，一派凋零破败的景象。一条凹凸不平的泥路穿过冷落的墟镇，几十间用茅草搭成的破工棚七歪八斜地散落在东平河畔，古老的龙窑就象一条条张着血盆大口的毒蛇倚山而卧。陶工就在这些简陋的工棚里、龙窑旁，练泥、制坯、烧窑、出货，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繁重的劳动无情地摧残着陶工。就拿练泥工来说吧，每天要用两只大脚板，练“熟”几千斤陶泥。在一个小小的泥塘里，永无休止地转呀，踩呀……。夜以继日，连牲口也受不了哇！遇上数九寒天，脚被冻裂了，鲜血不断渗出来。可是资本家哪管工人死活！他们照样逼着工人练泥。真是：练泥工、练泥工，不管春夏与秋冬，日出踩到日西落，鲜血染得陶泥红！烧窑工的命运同样地悲惨。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赶行情、牟取暴利，龙窑停火六、七个小时，便逼着工人冒着上百度的高温，进窑搬运成品。多少陶工被灼伤、被熏倒、甚至葬身在窑里！但是，在资本家的眼里，陶工的性命却比不上每一件陶器值钱！那堆积如山的陶器啊，哪一件不沾满了陶工的血和汗，哪一件不饱含着陶工的恨和仇！

沾满陶工血汗的银元不停地往资本家的荷包里滚，可是工人卖命换来的却是饥和冻，长夜难明的悲惨境遇。一个熟练男工一天的工资只能换斤把米。而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少得可怜，只有男工的二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就是这样一点少



得可怜的血汗钱，资本家也不愿发给工人，还要千方百计进行巧取豪夺。

拖欠工资是陶业资本家最惯用的手法。平时，他们把工人的血汗钱拿去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工人催得紧时，才把港币、光洋换成谁也不愿要的、与废纸差不多的伪币发给工人。常常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物价飞涨，货币不断贬值，工人哪里禁得起这样的拖欠？明明可以买十斤八斤米的工钱，等工人领到手时，常常只能买几两米了！

碰上淡季，资本家借口没钱，竟把滞销的缸瓦当工资支付给工人。工人领到缸瓦，咬不动、吞不下、卖不出，怎么办？这时资本家又来一个五折收购。一转眼，一半工资又给活活吞掉了。

此外，还有发米券、强行降低工资等等手法，五花八门，十分毒辣，真是举不胜举。

利用带有封建性的“行会”压迫剥削工人，是石湾陶业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资本家为了垄断某类产品的生产权和分裂工人队伍，硬把陶业分成二十四个行会。工人要做工，首先得入行，入行就要交纳大笔入行金，多的上千元，少的也要二、三百元。旧社会穷人连出卖劳动力的自由都没有啊！入行、入行，逼得多少陶工卖儿卖女、倾家荡产；又有多少陶工四出借贷，欠下资本家那永远还不清的阎王债！而资本家却每年通过行会捞到大量的“外快”。行会还规定了许多束缚工人的“行规”，工人稍有“犯规”，资本家便乘机把他开除出行。条条行规就象套在工人脖子上的勒命索。陶工们愤怒地说：“什么行会、行规，还不是为了老板发财！”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行会、行规的实质。

资本家为了确保榨取更多的利润，与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土豪劣绅、封建把头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把石湾变成了阴森可怕的人间地狱。皮鞭、木棍、手枪、脚镣、手铐、监狱……他们就是用这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陶工的白骨堆上建筑起富人的天堂。

被压在最底层的陶工，生活痛苦不堪。吃的是野菜、番薯、霉米混合的“五彩粥”，穿的是补丁叠补丁的“百衲衣”，住的是“晴天晒太阳，下雨淋脊梁”的破烂工棚和茅寮；冬天没有被盖，只好挤在龙窑旁取暖。多少陶工被迫卖儿卖女，多少陶工死于贫病交迫！“缸瓦佬、缸瓦佬，饥寒交迫受煎熬，从小做到手脚硬，死了不如一根草！”“有力做到无力，无力做到乞食，乞食乞到硬直（即死亡）！”这字字血、声声泪，正是陶工们对吃人的旧世界的愤怒控诉！

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石湾陶工还饱尝过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石湾。鬼子兵在石湾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在陶师庙一地，日寇便杀害了一百多名陶工。无数陶工被迫离乡背井，四出逃荒。留在石湾的也备受失业和饥饿的折磨，死亡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们。据老工人回忆，那时候，每天都有不少人饿死或被杀害在街头巷尾。铁蹄下陶工的痛苦真是诉不尽、说不完……

滚滚的东平河水啊，你吞噬了多少苦难陶工的性命！古老的龙窑啊，你记下了多少陶工的阶级仇，民族恨！

难道陶工天生就只能受人欺凌压榨吗？不！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正如《国际歌》上说的，无产阶级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无数陶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章章可歌可泣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战斗诗篇。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石湾陶工便参加了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陶工们还用自己的巧手，把英国鬼子兵的丑恶形象烧制成溺器，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入侵者的仇恨和蔑视，狠狠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威风。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大革命时期，石湾陶工积极参加了由党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组织了工代会，向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饥饿中挣扎的花盆行工人贴出“长红”（布告），历数资本家的剥削罪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行性大罢工。罢工坚持了四十三天，使整个花盆行的生产陷于瘫痪，使资本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了沉重打击。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石湾缸行陶工举行了长达六十多天的罢工斗争，逼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们关于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全部要求。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胜利进军的讯息传来，给了陶工极大鼓舞。这一年，缸行工人的大罢工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有力地打击了即将崩溃的反动统治。

象这样显示陶工团结战斗、争取解放的斗争，据老工人回忆，在解放前几年，每年都有好多次。

要翻身、要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陶工始终没有屈服。他们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有了共产党，陶工总有报仇伸冤、扬眉吐气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红太阳的光辉驱散了笼罩在千年古镇上空的乌云，照亮了古老的陶都，照亮了陶都人民的心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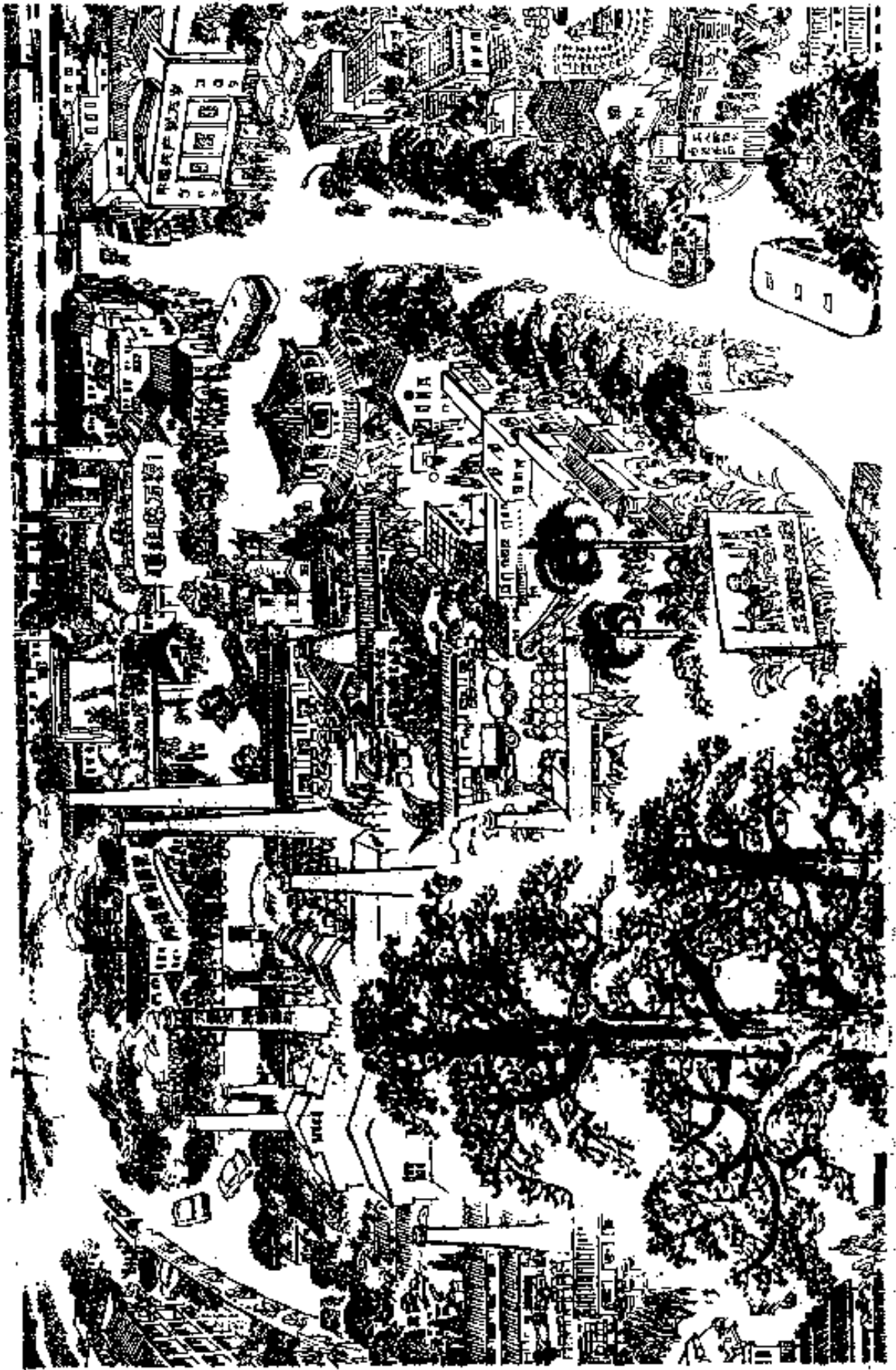
熬过了霜雪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从苦海中出来的陶瓷工人，最懂得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他们在毛主席革

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用自己的双手，谱写了一曲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凯歌，不断地改变着南国陶都的面貌。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春风吹遍石湾，老陶工陈妹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陶代钢，制造成功陶瓷练泥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一个群众性的以陶代钢自制机械的活动开展起来了，从原料加工到成型、运输，逐步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单纯靠脚踩、手捏、肩担的时代结束了，陶瓷工业大发展的春天来临了！

过去，石湾“有陶无瓷”，只能生产“三煲一钵”等日用粗陶及少量耐酸缸等工业用陶。今天，除了粗陶，还大量生产洁白的精陶和光亮、透明的细瓷。工业用陶的发展更是迅猛，建筑、化工、纺织、医药、电子、电器、汽车制造等工业用陶，已能大量、成批生产，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工人们还研制成功了三十三万伏的电瓷套管，以及号称“陶瓷之王”的钢玉陶瓷等。

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陶瓷工人为了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响亮地提出了“革旧龙窑的命”的口号。建筑陶瓷厂老工人劳森，主动承担了该厂第一条现代化的隧道窑的设计、改建任务。他和工人们一起批判了贪大求洋等错误思想，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只用了比较少的投资便建成了一条可以同时煨烧各种不同产品的隧道窑。目前，全镇已建成隧道窑十二条。这些隧道窑的建成投产，不仅从根本上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而且大大地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据统计，一九七四年的陶瓷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翻了一番有多，比解放初期增长了



二十四倍多。

千变化、万变化，是人的变化带动了所有的变化，人的精神面貌变了，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一九七一年，某电厂急需二十二万伏高压电瓷瓶。靠进口吗？外国资本家用抬高价格来卡我们。电瓷厂工人、共产党员吴洪等听到这消息，肺都气炸了。他坚决要求承担试制任务。在厂党组织的支持下，他们组织了“三结合”攻关小组，在没有图纸、缺少大型设备的情况下，奋战两个月，终于制造成功工人自豪地称之为“争气瓶”的二十二万伏高压电瓷瓶。英雄的陶瓷工人用自己无穷的创造力证明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象陈妹、劳森、吴洪这样敢于迎着困难上，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贡献的陶瓷工人，在石湾又何止几个！解放前，陶工象牲口一样被资本家束缚在繁重的劳动岗位上，怎么谈得上发明和创造？只有在解放后，陶工翻身作了主人，在党的关怀下，生活一步步改善，思想觉悟一天天提高，这时，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聪明才智，才象地下泉水般地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石湾瓷厂的工人在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一方面狠批林彪的“天才史观”，一方面大搞技术革新，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只用了原计划投资的十分之一，就建成了印花流水线、链式干燥流水线、离心自动灌浆流水线等较先进的设备；还成功地实现了利用隧道窑余热发电，它的发电量相当于解放前整个石湾发电量的两倍。林彪之流不是污蔑工农群众只懂得“柴米油盐”吗？石湾陶瓷工人用无数铁的事实无情地粉碎了林彪之流的无耻谰言，宣告了他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彻底破产。

再来看看美术陶瓷生产的变化吧！

色彩斑斓、刻划细腻、造型传神的石湾美术陶瓷，是我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一簇艳丽的鲜花。解放前，“石湾公仔”是资本家的摇钱树，资本家用微薄的工资雇了一批艺人，为他们赶制供地主、资本家赏玩的各种“公仔”，运到香港、广州去高价出售。那时的“公仔”，绝大多数是按照剥削阶级的意旨生产出来的，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之类的东西。解放后，艺人和美术陶瓷都获得了新生。在毛主席光辉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和清算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石湾美术陶瓷之花越开越鲜艳。艺人们走出创作室，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观察、体验生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工农兵多彩多姿的生活给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王铁人、焦裕禄、雷锋、欧阳海……一个个工农兵英雄形象在艺人手中诞生了，《学大庆创奇迹》、《引水上山》、《军民联防》等一座座反映沸腾生活的作品成批生产，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的新作品问世了。艺人们还放眼世界，创作了一批反映非洲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受到各国革命人民的欢迎。

革命，使陶瓷工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古老的南国陶都焕发了青春。

在这里，宽敞、明亮的厂房代替了低矮、潮湿的手工作坊；各种机械设备代替了笨重劳动。在过去杂草丛生、尸骨遍地的乱葬岗“鸡仔园”上，建起了年产值几百万元的工业陶瓷厂。现在，全镇有各种陶瓷工厂十七间，还有专业的陶瓷科学研究部门——陶瓷研究所。直接从事陶瓷生产的工人达八千余人。

昔日资本家的奴隶，解放二十多年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不断茁壮成长进步，有的陶工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有的还被选为上京观礼代表，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千多名陶工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三百多名普通工人被选拔参加了市、镇、厂各级领导班子。

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十分关怀陶瓷工人的生活 and 身体健康，仅工人宿舍就兴建了九万多平方米。大部分工人住进了新居。解放前一贫如洗的陶工，今天平均每户存款达二百元以上。解放前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陶工，不少人在中年就夭折了。今天，一千多名退休老陶工在欢度着幸福的晚年。解放前，石湾只有一所小学，学生只有二百人左右，如今全镇有四所小学、二所中学，中小學生共有六千多人。陶工的子女还破天荒第一次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解放前，哪一家陶工不曾卖儿卖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一千多名陶工寻回了自己的亲人。当亲人重逢的时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解放前的辛酸，解放后的幸福，怎么不使他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树有根、水有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有陶工的今天？“旧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新社会使过去被资本家踩在脚下的‘缸瓦佬’彻底翻了身。毛主席、共产党恩比天高！但是，林彪一伙念念不忘要‘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我们重新推入苦难的深渊，我们坚决不答应！”这是经历过两个社会、两种生活的每一个老陶工的共同心声。今天，石湾工人正斗志昂扬地投入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愤怒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效法孔老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他们刻苦攻读马列著



作，研究法家、批判儒家，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写出了一篇篇匕首投枪般的战斗檄文，直指孔孟之道和林彪反党集团。他们既是抓革命的闯将，又是促生产的模范。一个群众性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正在不断深入发展，石湾陶业向着更现代化的生产水平大踏步前进。

展望未来，豪情满怀。陶瓷工人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南国陶都建设得更加美好！

## “鬼 催”

小凤明天就要去参加市召开的红代会了，全家人都为她感到高兴。明亮的灯光下，妈妈正帮小凤整理行装。老工人何庆华，看到女儿在毛泽东思想的雨露阳光下茁壮地成长起来，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眼前的情景，使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一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晚。松明象鬼火似的一闪一暗。母亲默默地缝补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裳，为将要去当童工的庆华准备行装……

想起旧社会的悲惨生活，何庆华的心中燃起了仇恨的烈火。他感慨地对女儿说：“今天你们青少年是多么幸福啊！但是，你可知道，爸爸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听了爸爸的话，小凤停下了手，明亮的眼睛凝视着爸爸，说：“爸爸，你就给我讲讲吧。”

“好，今晚就给你讲讲爸爸当‘鬼催’的遭遇。”

“‘鬼催’？”小凤觉得很新奇，静静地坐在爸爸旁边。

何庆华深沉地继续说下去：

“解放前，陶瓷行业的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尽量多雇童工。资本家从来不把童工当作人看待，象恶鬼催命一样，驱逼着童工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童工既要干大人的活，又要当老板的家奴。但资本家却在‘管吃没工钱’的名义下一笔

勾销了童工头两年的工钱。从第三年起支给童工的一点点工钱，有的甚至不到一个成年工的十分之一！因此，人们给童工起了个辛酸的名字叫做‘鬼催’。”

接着，何庆华讲述了自己解放前当“鬼催”的悲惨遭遇：

一九四七年冬至的早晨，灰蒙蒙的天空乌云翻滚，北风呼啸。在“启兴记”陶行工场的翻泥塘里，一个十二、四岁的少年，穿着破烂的“千层衣”、短裤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凛冽的北风象一把把尖刀割裂着他的双腿，撕开了一道道血口。在水里泡了一夜的陶泥冰冷刺骨，没过了他的膝盖，一直陷到大腿。腿上的裂口火辣辣地象撒上了一把盐。这个少年倒抽了一口冷气，紧锁着眉，颤抖的双手扶着泥塘壁，艰难地拨起脚，又睬下去……血从绽开的裂口渗出来，跟泥浆掺和在一起。

这少年就是何庆华。

何庆华的父亲也是当陶工的，有一次不幸砸伤了脚，被老板赶出了店门，贫病交迫，活活“沏”死在家里。母亲带着庆华和小弟弟挑泥、讨饭谋生，熬过了五个悲惨的年头。一九四六年腊月的一天，母亲带着庆华挑陶泥，路上碰见了庆华的堂兄何润。何润是“启兴记”陶行的老板，平日根本就没有看过庆华一家，如今却一边打量着庆华，一边“亲热”地搭起腔来了。他胡诌什么“可怜”庆华家日子过得苦，要领庆华去做工。这个堂兄的为人，母亲是十分清楚的。让儿子离开身边去当牛作马，她着实舍不得；但眼下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好歹让儿子混口饭吃吧。就这样，庆华来到了“启兴记”当“鬼催”。

每年冬天，是冚盅<sup>①</sup>生产的旺季。何润为了赶生意、赚大钱，逼着工人日干夜干。半个多月来，何润借口旺季工夫紧，同样地驱迫庆华拚命干活，连回家看看妈妈和弟弟都不准。庆华每天干活时间不下二十个小时，瘦小的身躯被折磨得不象个人样。几天前，他就感到身子不舒服；这天一早又被何润赶去工场。何润还扬言说什么不翻好一千六百斤陶泥就不准收工。

北风越刮越紧。庆华已从早上干到下午。这时，他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下去，想到工棚去避一避风，暖和一下身子。庆华从泥塘里爬上来，正要向工棚走去，对面撞来了何润。只见何润又瘦又尖的脑袋缩到脖子里，一枝牙签在嘴边动来动去。原来这家伙在茶楼吃饱喝足，又到工场巡视来了。一路上他想着近日的行情，盘算着只要翻泥赶得上，再抓紧多烧几窑货，在这年关将近的时候，就不愁不大捞一把。何润正想到得意之处，冷不防庆华迎面走来，他伸长脖子往泥塘一看，“吐”的一声把牙签喷得老远，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瞪得圆鼓鼓的，说：“哪里去，泥没翻好就偷懒啦！”

“谁偷懒！从早上干到现在，难道连歇口气也不行吗？”

“还敢顶嘴！”何润扯起嘶哑的嗓子叫骂起来，“我对你也够关照的了。要不是我的收留，你早就丢到‘鸡仔园’喂狗去了。告诉你，今天不翻好这塘泥，误了我的生意，我就打断你的骨头！”说着，又逼庆华下了泥塘。

庆华强按着愤怒，心里恨恨地骂道：“你的‘关照’我领教得多了！这笔账总有一天要跟你算！”

---

<sup>①</sup> 冚（hǎn憾）盅，广州方言。这是一种圆形有盖的用来盛载食物的陶器。有各种规格。

翻好了泥，天已全黑下来了。这时庆华感到全身发软，天旋地转。他一脚深一脚浅，回到了工棚，一头倒在用几块坯板架起来的床上。冬至夜显得格外黑、格外冷，呼啸的北风从四面透风的工棚嗖嗖地袭来，隐隐约约从前厅传来阵阵笑语和杯盘相碰的声音。庆华正感冒发烧，紧裹着一张破得象鱼网似的棉被，身子不停地发抖。腿上的裂口在泥水中泡了整整一天，现在更痛了。他艰难地抚摩着双腿，心潮起伏……

一年来，在“启兴记”里，何润象魔鬼一样驱使着庆华没日没夜地干活。鸡叫两遍，庆华就得摸黑起床，担水、劈柴、煮早餐，还要侍候老板一家，奉茶、端水。稍不如老板何润的意，还要遭打骂。做完家务后，接着又得上工场。傍晚，拖着疲乏的身躯，从工场回来，还要生火做饭……。庆华牛马般地干活，可是，贪婪的何润却从来没有满足过，总是千方百计要在庆华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晚上，庆华常常躺下没多久，何润又赶着他上窑烧火，从半夜一直干到第二天的早晨。从窑上刚下来，何润也不准庆华歇一口气，逼着庆华又开工。庆华吃的是残羹剩饭，睡的是工棚坯板。何润稍不如意，对庆华不是打就是骂。繁重的劳动，无辜的打骂，使庆华看透了何润的黑心肠。什么“堂兄”，“亲戚”！在这动听的称呼后面，何润从来就没有“亲”过庆华，他亲的是钱！他要的是童工的命！……

越想心头的怒火越旺，庆华恨不得一把火烧毁这吃人的“启兴记”，烧毁这黑暗的旧世界！

黑夜中，一个妇人瘦弱的身影向工棚摸来。她是庆华的母亲，听说儿子病了，心里十分惦念。她知道何润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白天来看望儿子一定会受到刁难，而且还会

使儿子因此多捱打骂，所以只好趁晚上天黑，悄悄地摸来工棚看看。她一边走一边轻声地呼唤：“庆华！庆华！”

妈妈的呼唤使庆华从昏睡中醒过来。他又惊又喜，挣扎着支起身子，说：“妈妈，我在这里呀。”

漆黑里，妈妈把庆华搂到怀里，儿子滚烫的身体使妈妈感到一阵心酸。她连忙按按庆华的额头，焦急地问：“庆华，你怎么啦？”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庆华摇摇头说：“妈，我没什么。”

“孩子，你不要瞒着妈妈，妈知道你吃苦了……”

庆华一阵心酸，扑在妈妈怀里痛哭起来，倾诉心头的忿恨……

工棚外，风更猛了。怒吼的北风好象在为庆华控诉这旧社会的罪恶！

突然，工棚外传来叫骂声：“明知今晚要烧窑，还睡懒觉，吃得太饱啦！”何润提着马灯，带着满嘴酒气闯进了工棚。他一看庆华妈坐在床边，母子俩愤怒的神情，使他不禁心里一怔，马上堆起满脸笑容。

“啊，你来了，怎么不到前厅坐坐。嘿嘿，刚才我还到处找庆华吃饭呢，原来他这么早就睡了。”

“睡觉？你看！孩子病成个什么样了！”

何润提起马灯在庆华脸前晃了晃，满不在乎地说：“噢，小孩子有点头痛脑热不要紧，活动活动就没事了。起来起来，跟我上窑烧火去。”

妈妈紧护着庆华，忿忿地说：“你不能不理孩子的病！”

何润脸一沉，冷冷地说：“现在挨年近晚，工夫紧过命。他吃我的饭，就要干我的活。我不能养白吃饭的人。”

“谁白吃你的饭！”庆华气愤极了，大声地说，“今天你逼

我翻了一天泥，饭没吃一口还要逼我上窑！”

庆华紧靠着妈妈。母子俩怒视着何润。何润恼羞成怒，向庆华扑了过来，死拉活扯地把庆华拖出了工棚，妈妈呼喊着重儿子追了出来……

庆华跌跌撞撞地被拖到窑上。何润指着庆华骂道：“我看你还病不病！不好好给我烧火，我就不放过你！”接着凶狠地把庆华推上了窑脊。

窑上烟火弥漫，火苗象一条条吐着舌头的毒蛇从窑眼里呼呼地窜出来。何润催逼着工人不停地加火，不是骂这个手慢了就是骂那个火烧得不够旺。庆华蹲在陡斜的窑脊上，灼人的热气烤得他嘴唇都干裂了。饥饿、疲劳、疾病折磨着庆华。他喘着气，浑身汗水淋漓，眼前只觉得火苗乱舞，天旋地转。一根柴刚塞进窑眼，突然，一股火苗直冲上来，庆华来不及缩手，右臂上燎起了一串水泡。他连忙倒退一步，托着烧伤的右臂，牙齿咬得格格响。

何润一看庆华停下了手，一个狠毒的念头冒了出来：眼下工人越来越不好使了，连这小小的“鬼催”也敢顶撞我了，得给点颜色给他们看看。何润咬咬牙，抄起一根手臂粗的柴，不声不响地走到庆华跟前，“啪”的一声打了下去。庆华眼前一黑，剧烈的疼痛马上传遍全身，刚烧伤的手臂上又加上了一道血印。几个烧火的工友连忙过来扶着庆华。何润气势汹汹地说：“烧火不得停手，这是老规矩。谁要停手，别怪我不客气。”

“不准打人！”

“凭什么随便打人！”

工人们冲着何润怒喝。

何润自知众怒难犯，连忙改口说：“他是我的堂弟，我们

自家人，打是亲，骂是爱。你们快去烧火，别多管闲事。”

刹那，熊熊火光中，何庆华挺起身子，两个拳头握得紧紧的，愤怒的眼睛逼视着何润。多少日子来积聚在心头的怒火迸发了！

“谁跟你是自家人！是你正月逼我提前开工，为你白白多干了十五天。缸瓦砸伤了我的脚，连路也走不动，你也不准歇一歇。发洪水你们一家躲到高处，却强要我一个人泡在水里几天几夜为你搬东西。哪一天不是当牛做马？哪一天不捱你的打骂？”庆华越说越激愤，他抬起血斑斑的右臂，指着何润，“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你给我的‘亲’！”

听了庆华的控诉，工友们个个义愤填膺。何润象当头捱了一棒似的狼狈不堪。

庆华心想，就是饿死，也不能再受这份气！他大步从窑上跨下来，冲着何润一踢脚，甩掉破草鞋：“不干了！要烧你自己去烧！”何润还没清醒过来，庆华已头也不回地走了。

黎明前的石湾，阴森森，黑沉沉。庆华怀着满腔愤恨，走在黑茫茫的街头。幼小的心灵里在盼望，太阳啊，快出来，驱散黑暗，普天金光照人间！

.....

说到这里，爸爸问小凤：“所谓亲戚的何润为什么对我们那样狠毒呢？”

小凤攥紧拳头，气愤地说：“亲不亲，阶级分！因为他是资本家，我们是工人，资本家对工人从来就不会亲。”

“对！”何庆华接着说：“林彪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大谈什么‘仁义’、‘忠恕’。其实，他们的谎言早被资本家的行动揭穿了。旧社会当‘鬼催’的日子虽然一去不复返



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帝修反存在。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如果我们丧失了警惕，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千万青少年就要遭受‘鬼催’的苦难，劳动人民就要回到旧社会悲惨的深渊中去。”

爸爸的血泪控诉，长辈的殷切期望，使小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坚定地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要牢记血泪仇，阶级恨，做陶工的好后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行 规”

行规呀行规，  
陶工脖子上的绞索，  
资本家手中的钱柜。  
行规呀行规，  
记下了资本家的罪恶，  
沾满了陶工的血泪！

“行规”是封建行会的条规。解放前，石湾陶瓷行业的资本家把陶瓷业分割为花盆、缸、塔、黑釉、白釉等二十四个封建行会。行会制订了许多苛刻的规定：凡入行的陶工要先交几百元入行费。入行后，这个行不准做别个行的产品。练泥工人，被认为是下贱的，不准入行，工资要比已入行的低。对女工，就更苛刻了，不准她们入行，只准她们做少数粗重的杂活，工资要比男工低一半以上。工人入行以后，如果被认为是犯了行规，就要罚款；如交不出款，就要开除出行。工人被开除以后，在石湾就无法再找到工作，就会陷入更悲惨的绝境。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有多少陶工被行会逼到绝境，以致离乡背井，家破人亡！

这里讲的是资本家和封建行会把头利用“行规”逼害杜月一家的悲惨故事。

那是一九四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漆黑的天空笼罩着整个石湾大地。一间紧闭着门的窄小的屋子里，衣衫褴褛的杜月和她的丈夫李乾正在昏暗、微弱的灯光下印四方盅。每隔一会儿，她便拖着疲乏的身躯，迈着沉重的步伐，有气无力地把印好的泥坯放到墙边那烂泥凳面上。

“你去睡吧！由我自己干便行了。这样下去你的病会越来越重的。”杜月放完泥坯，转过脸来关切地对丈夫说。

“不要紧……”李乾低着头坐在凳上，吃力地印着泥坯。过了一会，他放下手里的印模，艰难地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杜月知道丈夫又要上厕所了，赶忙走去开门。

杜月看着丈夫颠颠扑扑地走出门口，她探出上身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就缩回来把门关上，用沾满泥土的枯瘦的手擦了一下额上的汗水。她周身无力，疲劳极了，真想躺一会儿，可是一抬头，看到三个瘦得皮包骨的熟睡的孩子，她又犹豫起来，孩子年纪还小，一家人的生活，全靠自己 and 丈夫低微的工钱维持。这几天，丈夫由于劳累过度得了病，经常拉肚子，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市场上的米价又不断上涨，自己和带病的丈夫没日没夜地干，每天挣来的血汗钱只能买到几两霉米，家里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行会规定不准女人做凳面工夫<sup>①</sup>，但是，眼看就要断炊了，不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地干一点这个活又怎么行呢？想到这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力咬咬牙根，振作一下精神，继续干着丈夫从资本家处领回来的印四方盅的活儿。

“啪，啪，啪……”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月迅速地放下手中的泥坯，警觉地倾听着门外的动静。

---

<sup>①</sup> 凳面工夫：指印大件的泥坯的工作。



“开门！开门！”一个古怪的声音尖叫着。接着，又是一阵急剧的踢门声。

杜月走上前去把门打开，借着暗淡的灯光，看见门外站着几个人，最前面那个人两手抱在胸前，嘴里叼着一支烟仔。杜月定睛一看，认出是吴昌，不禁一怔，心想：“糟糕，大祸临头了！”

吴昌是一个破落资本家的儿子，一向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经常与资本家勾勾搭搭。自从资本家叫他当了黑釉行的把头以后，他狗仗人势，经常以维护“行规”为名，无理欺压工人，从中捞取“外快”。一次，一个工人因叫女儿帮印了几只泥坯，吴昌发现后，立即向资本家报告，硬说那个工人犯了“行规”，罚款四十元钱。那工人无奈，只好向人借了四十元高利贷交“罚款”。吴昌从中捞了十多元。由于吴昌对资本家百般奉承，对工人却百般刁难欺压，所以，工人们恨透了他，都叫他“番鬼昌”。刚才，吴昌从赌场走出来，路过杜月的屋旁，发现屋里还有灯光，便蹑手蹑脚地摸到窗口向里窥看，一看是杜月在屋里帮她丈夫印四方盅，觉得有油水可捞，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向资本家报告。在资本家的指使下，吴昌气急败坏地纠集了四五个打手，急急忙忙跑到杜月家拍门。

“番鬼昌”和几个打手一窝蜂似地冲进屋内。“番鬼昌”两脚张开，双手叉腰，瞪着老鼠眼向屋内扫了一遍，然后用眼睛盯着杜月，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来：“好大的胆子！行会明文规定，女人一律不准做凳面工夫，你竟敢破坏‘行规’！”

“生活实在无法过下去，我是第一次做……”杜月解释说。

“不管你做多少次，犯了‘行规’就得罚款！”吴昌边说边阴险地笑一笑。

“你还嘴硬，自古以来，哪有女人做灶上和髹面工夫的？你想冲掉老板的运气吗？”另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瞪着两只牛眼，气势汹汹地吓唬杜月。

“人证物证俱在，少说废话！”“番鬼昌”两只贼眼骨碌碌地转动着，向那几个人摆手示意。那几个人就象饿狼一般，扑到印泥坯的地方，七手八脚地抢着印模和泥坯。

杜月愤恨地看着那帮家伙在屋内乱翻，心里暗暗骂道：“这些吃人不吐骨的豺狼，是要把我们穷人逼死呵！”

翻腾了一阵后，“番鬼昌”和那几个家伙捧着印模和泥坯涌出门口走了。走在后面的“番鬼昌”还扭过头来阴险地对杜月说：“‘行规’白纸黑字，你胆敢违犯，准备好钱，等待罚款吧！”

杜月跨上一步，看着那帮扬长而去的家伙，气愤地说：“‘行规’，‘行规’，要把我们穷人规死才肯罢休！”

好一会儿，李乾回到家，看见屋内乱七八糟，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杜月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他痛苦地摇着头说：“这样的世道，我们穷人没法活了。”

第二天天刚亮，“番鬼昌”又带着几个家伙到杜月家来了；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手里拿着一串鞭炮，在杜月门口点燃。顿时，“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打破了清晨的沉寂。石湾的陶工最清楚，行会把头在谁家门口放鞭炮，谁家就要遭殃了。

接着，“番鬼昌”闯进杜月家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在李乾的面前晃了两下，然后阴阳怪气地说：“李乾，行会的规定你是知道的，犯了行规就得罚钱。这回要罚你三百块大洋。”

李乾连忙解释说：“求你们宽恕一次吧！她确实是第一次做……”

“番鬼昌”恶狠狠地对李乾说：“行规不容破坏！老板吩咐，你不交清罚款，不能上行开工。”

站在一旁的杜月忍不住气愤地说：“我的丈夫病了，难道你们看不见？做几个回盅还要罚款，这是什么世道！”

“这个……我不管，犯了行规罚钱是天经地义的，你有胆量就去找老板！”吴昌阴险地看了一眼杜月，领着几个家伙走了。

这一天，“番鬼昌”和那几个家伙得到资本家的奖赏，聚在一起大吃大喝了一顿。而杜月一家却被“行规”这条无形的铁索捆绑着，连气带恨，烦闷地捱过了一天。

第三天一早，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时候，杜月就起来了。她打开门，坐在侧放着的烂瓦管上，双眉紧锁着，呆呆地望着门外。她丈夫因罚款事迫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日间奔出走入，坐卧不安，晚上出去后一直没有回来。她提心吊胆地一夜没合眼，不知道丈夫出了什么事。突然，她看见远处有个男人急急忙忙向自己家跑来，她不由自主地迎了上去。这时，她认出那人是工友张来，不禁愣了一下。

“杜月，阿乾……他被资本家逼死了！”张来跑到杜月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啊！你……说什么？”杜月听着，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全身颤抖起来，喉头像被硬梆梆的东西塞住一样，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昨天上午，李乾走去与行会把头交涉，说明家中生活情况，要求不要罚款。但行会把头早已与资本家串通一气，根本不听李乾的话。李乾有冤无处诉，后来想向资本家借一些钱交罚款，但跑了几家都没借到。直到太阳偏西时，他空着两手，无精打采地回到家，吃罢一碗稀粥又出去了。就在这天晚上，他在毒蛇般的“行规”的迫害下，含恨离开了人间。

杜月听到丈夫死去的消息，悲痛欲绝。几个工友闻讯赶来安慰杜月，并筹集了些款项帮助她埋葬了丈夫。然后，工友们与杜月一道去行会进行交涉，要求免掉杜月的罚款，并让她的大儿子接替父亲的工作。但行会把头秉承资本家的旨意，坚持要杜月马上交出罚款。大家肺都气炸了，磨拳擦掌，要和把头拚。把头害怕事情闹大，最后才勉强答应把罚款减少一半，限半个月内交清。旧中国是地主、资本家的天下，哪里有穷人说话的余地？杜月为了使孩子能有一份工做，只得忍痛答应下来。但是，杜月又到哪里去筹这笔款呢？

一天傍晚，杜月母子四人正围在一个倒放着的烂水缸旁吃野菜。突然，“番鬼昌”嘻皮笑脸地闯进屋里来。杜月知道他来逼罚金了，心里恨恨地骂道：“狼心狗肺的家伙，看你又耍什么花招？”

吴昌跨进屋内，皮笑肉不笑地说：“怎么样，钱准备好了没有？”

“米都没得落锅，哪里有钱呀！”

“我已经来过三次了，”吴昌伸出右手，指着杜月说：“你不交罚款，有意破坏‘行规’，行会决不会饶你！”

“迟几天再交行不行？”杜月强压下心头怒火，用要求的口吻说。

“这个……我不能作主。”吴昌见杜月的口气缓和下来，两只贼眼骨碌碌地转着，斜着眼看了一下杜月，说：“你可以改嫁嘛……”

杜月站起身来，握紧双拳，双眼盯着吴昌，十分气愤地说：“你说什么？我死也不改嫁！”

吴昌见杜月十分坚决，于是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势，气势汹汹地说：“不愿改嫁，那就卖掉一个女儿，反正罚金一定得交！”



“不卖！我们娘儿四个要死也死在一块！”杜月斩钉截铁地说。

“好，随你的便。再给你两天限期，到时不交，休怪行会无情。”吴昌说罢，悻悻地走了。

杜月怒目送走了吴昌，把三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说：“孩子，要记住，是谁害死了你们爸爸，是谁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报仇！”

那时候，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杜月被逼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为了自己和孩子能有一份工做，好把孩子抚养大；他日有个出头报仇雪恨之日，后来只得把房屋和家私卖掉，硬着头皮向资本家借了三十元，并把年仅十四岁的儿子送去给资本家打工顶债，才把“罚款”交清。

杜月母子在苦海里又熬了两年多，终于迎来了解放。

解放后，杜月这个“地底泥”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她参加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从此，她在工会里和工人们一道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和文化，生活上也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自退休以后，逢年过节，工会、厂里都派人来慰问，问寒问暖，甚至连柴米油盐都关心到了。过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挣扎在苦海深渊的杜月一家，如今不愁吃、不愁穿、生老病死有依靠。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怎能不使杜月感慨万分呢！她深深地体会到：今天的幸福，是救星毛主席给的，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我们陶工扬眉吐气的日子。正是：

党的阳光暖人心，  
社会主义处处春，  
陶工翻身得解放，  
毛主席恩情似海深。

## 中秋的故事

深蓝色的天幕上，高挂着一轮明净如镜的圆月。石湾镇内，灯火通明。陶瓷厂里，窑火欢舞，马达轰鸣。街头巷尾，不时传来红小兵欢乐的歌声笑语。南国陶都的中秋之夜，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老陶工出身的干部霍焕桃刚开完批林批孔大会，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回到了家。他轻轻推开门，宽敞明亮的屋内传来了小女儿高兴的叫声：“阿爸回来了！爸爸，我们等着你吃月饼呢！今天是中秋啊，你忘了？”

是中秋。霍焕桃并没有忘记，这是他获得翻身解放后的第二十五个中秋。他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天真可爱的笑脸，想着一天比一天幸福的生活，就象吃了蜜糖一般，心里甜滋滋的。新社会的儿童，真象泡在糖水里长大的，多幸福啊！这时，霍焕桃不禁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特别是在旧社会里一个中秋之夜的悲惨遭遇的情景，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他想，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孩子们，激发他们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无产阶级义愤。使他们永不忘本。

霍焕桃在小女儿旁边坐了下来，问道：“等我吃月饼啦？”

“是呀，你看，多好的月饼呵，赶快吃吧。”小女儿越说越高兴。

霍焕桃说：“不要急，我先问你，你们现在有书读，有饭

吃，中秋节又吃月饼，阿爸小时候怎样过中秋节的，你们知道吗？”

小女儿天真地答道：“当然跟我们现在一样的。”

霍焕桃语调深沉地说：“不一样！阿爸小的时候，中秋节不但吃不上月饼，就连稀粥水也喝不上啊！”他接着说：“今晚，阿爸就给你们讲一个中秋的故事。”

孩子们靠拢在父亲身旁，聚精会神地听着。

三十多年前悲惨的情景在霍焕桃眼前浮现。他缓慢地说：

“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中秋。我一早爬起来，身边的二弟阿枝还沉睡著。连野菜也吃不饱的生活已把他折磨得不象人样了。看着他蜡黄的脸，浮肿的手脚，我的心就象刀割一样难受，哪里还会想到什么中秋不中秋？我只想着快点去采野菜，免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轻轻推醒了阿枝，嘱咐了几句，就拿起破箩筐出门去了。

“挖野菜的人多，石湾附近的野菜都被挖光了。我不知走了多少路，才在深村、石夹村附近的荒野上找到一些‘鸭脚艾’、‘虾钳草’之类的野菜。直到太阳下山时，好不容易采满了一小箩，就匆忙往家里跑。

“沿路村口闸门都关闭了。地主的爪牙四出巡夜、为非作歹。我怕碰上他们，只得左弯右拐，走田埂小路。月亮不断被黑云遮盖，一阵明一阵暗。等我回到石湾的小街上时，已经很夜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着走着，忽然前面传来一阵爆竹的‘砰砰’响声。我抬头望去，只见那有钱人家的大屋檐下挂起了大灯笼，门口摆着香案宝烛、月饼和柚子等东西。他们那肥头肥脑的小崽子，手中拿着大月饼，在那里边吃边玩

要。我才猛地想起：啊，今天是中秋。我正靠街边走着，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倒在地上，身体已僵直了。在另一边的屋檐下，有几个孩子蜷缩着。看见这些，我就想起自己这些日子的孤苦生活，想起一个月内相继死去的父母——你们的祖父和祖母……”

“祖父和祖母？他们是怎么死的？”小女儿眼圈红了，忍不住发问。

霍焕桃顿了顿，说：“提起你们祖父和祖母的悲惨遭遇，就令人愤恨万分了！你祖父是做饭煲的老陶工，给‘荣盛’号资本家陈僚打工。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洪水上涨，水浸工场。老板陈僚强迫工人给他抢搬缸瓦。你祖父不幸给水底的烂缸瓦割伤了左脚。狠心的陈僚不给分文药费，祖父又没钱医治，伤口越烂越大，不能走动，无法做工。老板竟然乘机解雇了祖父。那时，祖母打散工。我还不满十岁，也要跟着挑陶泥。

“后来，日本强盗来了，石湾沦陷。那时想做散工也没得做，家里生活更加困难，完全靠挖野菜度日，结果全家都患了水肿病。实在活不下去了，一九三九年，祖父只好忍痛把你六岁的三叔阿暖卖给了人家。由于过度悲伤，祖父病势更恶化了，不几天就含恨死去。祖母经不起接二连三的刺激，没几天也咽了气。就在那年中秋的前夕，一家五口，只剩下我和阿枝两人相依为命。我整天挖野菜，拾黄菜叶，照料着奄奄一息的阿枝……”

说到这里，霍焕桃悲痛地低下头来。

“阿爸，那阿枝叔后来怎样呢？”小女儿脸上挂着泪珠，焦急地问。

“刚才说的那个中秋的晚上，我看到街头的死尸和流浪



儿，想起你们死去的祖父、祖母，就更惦记着在家的阿枝。于是我勒紧裤带，快步走到家门口。

“‘阿枝，阿枝，开门！’连叫十多声，都听不见回音。我想已经这么晚了，阿枝可能睡着了吧。我于是推门进去。屋里黑洞洞的，我摸来摸去，终于发现阿枝躺在地上。我推了推：‘阿枝，阿枝！’不见回答；连忙伸手摸摸他的胸口，已冰冷了！我的头‘嗡’的一声，不禁大哭起来。我抱住阿枝的尸体使劲地摇着：‘阿枝，你醒，醒醒……哥哥挖了很多野菜回来了……’可是阿枝再也醒不来了……”

说到这里，霍焕桃的眼睛模糊了。他含着满腔悲愤的眼泪接着讲下去：

“漆黑的夜里，我孤零零地守在阿枝的尸体旁。夹着寒风，传来阵阵资本家猜拳行令、饮酒作乐的嚎叫声。这班饮工人血，吃工人肉的寄生虫，荒淫无耻地在过中秋，而我却在中秋之夜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这是什么世道啊！我耳边不禁响起了你祖母生前教我唱的一首歌谣：

八月十五是中秋，  
有人欢乐有人愁。  
有人楼上吹箫管，  
有人饿死在街头。

这是旧社会劳动人民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孩子们，你们想一想，是谁在一个月內把我们的亲人一个个吞掉，是谁使我们家破人亡？是万恶的旧社会！是万恶的三座大山<sup>①</sup>呵！这阶级仇、民族恨，永远不能忘掉啊！”

---

<sup>①</sup> 三座大山，指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

“阿爸，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找这些坏蛋算账，跟他们斗？”小女儿握紧小拳头，愤恨地说。

霍焕桃顿了顿，吸了口烟，然后用力吐了出来，象要把内心的怒火喷出来似的。他接着说：“斗，我们就是要斗！工人阶级历来就有光荣的斗争传统。我们是决不甘心让反动派任意欺凌的。好，下面再给你们讲一个我们工人弟兄在中秋节与资本家斗争的故事。”

“哪，好极了。”孩子们一换刚才的怒容，拍手叫好。

霍焕桃环视了一下孩子们期待的脸容，继续讲下去。

“第二天，我草草掩埋了你阿枝叔的尸体，揩干了眼泪，就跟着石湾逃荒的陶工，怀着满腔的仇恨流浪到肇庆。后来在一家叫‘合兴’的陶厂打工。老板邓广是资本家兼地主，为人残暴狡猾，花名叫‘阎王广’。一九四四年的中秋前夕，老板邓广借口局势不好，生意清淡，把存货卖掉，不管工人死活，连拖欠工人的工资也不发，把陶厂一关，溜到乡下享福去了。这样一来，我们这帮从石湾逃来的陶工，一时生活无着。要回石湾，又没有路费。饥饿和死亡再一次威胁着我们。怎么办？”

“我想起一九三九年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同厂的工友们也都各有不幸的遭遇。大家认为，只有同阎王广斗，才有出路。”

“对，到乡下去找阎王广算账！”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八月十五那天早晨，我们来到了阎王广的老巢——邓岗村。只见阎王广的家人出人进，隐约还听见院内宰猪杀鸭的器叫声。我们冲着几个在门外挂灯笼的狗腿子说：‘快叫你们老板出来，我们有事找他。’”

“这几个狗腿子看见我们衣衫褴褛，觉得不对路，慌忙

丢下手里的工夫，大声吆喝：‘你们这些穷鬼想干什么？要找人也不睁开眼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这是谁家的大门！’

“‘废话少讲，不叫邓广出来，我们就自己进去！’我们斩钉截铁地说。

“狗腿子一看这势头，心想还是先告诉主子为妙。于是，扭转屁股就溜进院内报信去了。

“做贼心虚的阎王广，知道是工人找他算账来了。为了掩盖惧怕的心理，他挎了支驳壳枪气势汹汹地走出大门。他两手叉着腰，瞪着狗眼，提高嗓子连声说：‘做什么？做什么？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你们跑到乡下想造反？’狡猾的阎王广想先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早就料到他会来这一手，于是针锋相对，以硬对硬。

“‘邓广，你只能吓唬三岁小孩，吓唬不了我们！你欠下我们的血汗钱，溜回乡下，如今你究竟给不给？！’

“阎王广先是一怔，转而立刻意识到硬来是不行的。于是改变口气说：‘各位……你们眼下有难处，我邓某不是不知道，实在也想照应，无奈这年头办陶厂本没利沉，我邓某实在无能为力，望各位多多包涵。’接着‘嘿，嘿’地奸笑了几声。

“话音没落，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一个箭步冲向阎王广，‘豁’的一声扯开衣服，指着身上的伤疤厉声说：‘姓邓的，你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的照应我们领教得多了。我们每天被逼着在龙窑干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连个理发钱都赚不到，得到的是饥寒交迫和一身伤疤。今天，你连我们的工钱都想赖掉，那是办不到的！’

“这时工人们也涌了上来。一个老工人愤怒地指着阎王广说：‘你别装穷叫苦。你在乡下霸占大片良田；在肇庆除开陶厂外，还开旅店、米店，榨取了多少穷人的血汗。今天你



在家快活过中秋，却不顾我们死活。姓邓的，老实对你讲，你今天不把工钱结算回给我们，我们就动手到你仓里去担谷！’

“‘走！去开仓担谷！’没等老工人说完，愤怒的人群便往阎王广家大门冲去。

“老羞成怒的阎王广后退了几步，气急败坏地拔出手枪咆哮起来：‘你们还要命不要命？’‘砰’，‘砰’，他向天开了几枪。

“我们怒不可遏，拉开了胸前的破衫，拍着胸脯大声说：‘阎王广，够胆的向这里开！’

“工人们群情激愤，紧握拳头，霎时把阎王广围了起来。这阵势把在旁的几个狗腿子也吓得目瞪口呆。

“‘别理他，开仓担谷去，走！’工人们磨拳擦掌，准备往里冲。

“阎王广耍尽了花招，都吓不倒我们。最后，不得已答应给我们补发了工钱。”

听得入了神的小女儿不禁拍起手来说：“阿爸，你们真勇敢呵！斗阎王广斗得真痛快。”

“我们对阎王广的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并未推翻。我们工人阶级并没有得到翻身，还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啊！”

霍焕桃说到这里停住了。他抬起头来，深情地凝视着毛主席像。过了片刻又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推倒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我这个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缸瓦工才真正翻了身，散失二十多年的阿暖叔也才能与我们重逢！”霍焕桃越说越激动：“孩子们，要记住这一切，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仰望着毛主席的像，孩子们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似朵

朵花儿向阳开放。大儿子志波庄严地说：“阿爸，今天我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陶工后代，决不会忘记前辈的血泪仇，一定要接好革命的班！”

“对！你们不但要记住阶级苦，而且还应该看到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妄图让劳动人民重演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世界上，还有许多阶级兄弟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要继承、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斗争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志波激动地说：“阿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志波说：“阿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志波说：“阿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志波说：“阿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志波说：“阿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志波说：“阿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志波说：“阿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志波说：“阿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新 婚 之 夜

红卫陶瓷厂老工人冯培师傅的大儿子志南今天要结婚了。到傍晚，他家就热闹起来，来自工厂的青年人挤满小厅子。他们演节目、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女青年看到冯培从里屋走出来，立即就喊：“请冯培师傅来一个，好不好？”

“好！”大伙附和着。

冯培师傅中等身材，六十多岁了。他今天穿得特别整齐，看得出他心里是很高兴的。他从里屋出来，本来就是想看看他准备好的“节目”，是否到了“演出”的时机？现在青年人热烈地要他“来一个”，使他心情更加激动，因此，不加思索地说：“好！好！我就来一个。”

青年们叫嚷着：“什么好节目？”冯培答道：“这节目叫‘送礼’。是我和志南妈给志南和阿华送的一件‘礼物’。”

大伙热烈地鼓掌，并且议论开了：冯培师傅要送什么“礼”呀？在掌声和议论声中，冯培返回里屋将“礼物”端出来，放到房子中央的圆桌上。大家围拢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黑黑的、破旧的纸皮箱。箱子有些瘪，中间补了一大块。拦腰的红布条显然是最近才裱上去的。红布条上写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十个大字，一笔一画，苍劲有力。

冯培让青年们坐下，然后缓慢、充满感情地说：

“别看这件‘礼物’破旧不堪，但在我和志南妈结婚时，它却是我们唯一的新东西。这处……”冯培顺手指着箱子上补过的地方，接着说：“这处被恶霸陈森踢了一脚，踢烂了。这个箱子在我们结婚那天，和我们一样遭难受苦啊！……”

“冯师傅，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吧！”

“好，我正准备给你们年青人说说……”

我和志南妈是在一九四五年农历九月初九结婚的。

这一天的下午，堂婶正帮忙收拾东西，我走进新房。志南妈坐在床沿上，抚弄着衣角，在想着什么似的。我在床沿坐下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屋子里静静的。西斜的阳光从窗口，从墙的裂缝处照进来。借着阳光，我又把新房看了一遍。这是什么样的新房呢？它是塌了半边墙的破屋，靠北的一堵墙是几天前才用烂泥、破缸瓦垒起来的。房子里的东西除了一个猪肝色的纸皮箱是新的外，其余的，在窗口的下面靠墙放着的——一张缺了一条腿的小圆桌和几张凳子，是从旧货摊买来的。床是祖母留下来的。床上半新旧的被和席，是堂婶用她平日卖瓜菜积攒下的血汗钱买的。在那吃人的社会里，有这样的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十二岁时，三个妹妹就给卖掉了！父亲、母亲、祖母也先后被那万恶的旧社会害死了。七口之家只剩下我一个。十三岁起，我就给资本家打工，当牛作马二十多年，只得半饥半饱，有了上餐没下餐，没有分文积累。如果不是堂婶和工友们帮助，我这样的人，在旧社会，不要说三十多岁，就是一辈子也未必能结婚。我的师傅就是这样，他给资本家做

了四十多年的缸瓦，到六十多岁死时，还是光棍一条。我的结婚算是不幸中有“幸”的了。当时，我还以为结婚后只要有工做，艰难的日子总会改善的。想到这些，我打破了沉默，对志南妈说：

“我很穷，目前生活也很困难，但以后两人出去做工，日子总会好过一点的。”听到说话，志南妈抬起头来看了我一会。她虽然没有说话，但从那眼神，我知道她是相信我的话的。她十二三岁就给人做奴婢，是知道怎样对待穷苦生活的。说实在话，她那信任的眼光，使我觉得她跟我是贴心的。于是我的心就舒畅了许多，对改变艰难处境的信心也强了。

太阳快要下山了，房子慢慢地昏暗下来。

“阿培！”

听到了堂婶的叫唤，我走了出去。

“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米？”

堂婶看到我皱着眉头不回答，又问：

“米价又涨了？”

“上午借到的能买三斤米的钱，午后只买到一斤半。”我回答。

“这样的世道叫人怎么活呀！”堂婶边说边向厨房走去，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说：“等一下有工友来，这点米怎么够？是不是再想办法去借一点？”

“不要去借了。”堂婶还没讲完，门外一个声音插了进来。我转身一看，原来是冯发大哥和五六个工友来了。冯发大哥进屋后，随即将一小袋东西放在破桌上，说：“这是我们大家凑的几斤米，还有这几条鱼是阿添他们到河里摸的。”他看我并没有伸手去接，便笑着说：“嘿嘿，做了新郎害羞了？你不要以为我们光是为了你，我们是为了大家今晚能够吃上两碗新

娘煮的鱼粥，热闹热闹！”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帮穷兄弟为了帮助我成亲节衣缩食，现在又送来米和鱼，还有谁能比他们更知道我的处境和心情啊！

冯发大哥见我在发愣，就风趣地说：“赶快把米和鱼拿给新娘子去煮吧！你们饱着我们却饿了。”大家又一阵大笑，我也笑了。

“就按冯大哥的意思办吧，今晚就煮鱼粥吃。”我说。

天黑下来了，鱼粥也煮好了。志南妈就和堂婶在新房里吃，我们几个穷兄弟在房外吃。边吃边说话，越说话越多。说到老板“永安光”要阴谋克扣工人工钱的时候，我们很气愤；说到工人兄弟拧成一股绳进行斗争，迫使“永安光”收回决定，补发工钱时，大家又高兴得笑起来。

正当我们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恶霸狗腿“烟屎津”象一只老鼠似的钻进屋来。他这里看看，那里瞄瞄，然后冲着我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今天成亲，我们的队长特意叫我来恭贺。同时，他叫我告诉你，备三席酒送到我们队部给他宵夜。”

明明是敲榨勒索，却说来“恭贺”，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本来我想把“烟屎津”轰走的，但一想，这班恶棍有权有势，和他们硬碰会吃亏，于是就耐着性子说：“多谢你们队长。我今天成亲，全靠堂婶和工友的帮助，没有办法摆酒席啊，请原谅吧！”冯发大哥也上前为我说情。但是不管我们怎样说，“烟屎津”仍一口咬定要送酒席。这真是无赖透顶，欺人太甚。我越想越气，不禁握紧拳头说：

“回去告诉你的队长，我成亲，请不请酒，由我……”

“啊！姓冯的，你，你……”“烟屎津”看到我们怒目圆睁逼着他，就边退向门外边说：“我回去告诉队长，有你的‘好处’！”

这个“队长”，就是恶霸陈森，人们叫他“霸道森”。他原

来是海口村和石湾一带的一个小贼头。他为人刁横，手段狠毒，专门欺压穷人，得到“大天二”陈勃的赏识，当上“治安大队长”。他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借名维护“治安”，敲榨勒索，鱼肉穷人。日本鬼子占领石湾时，他认贼作父，充当日寇鹰犬；日本鬼子投降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侦缉队长”。凭着这些势力，他在这一带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压榨穷人的手段多得惊人，其中之一就是穷人家不管有什么婚丧大事，都要请他们这班恶棍大吃大喝一顿。否则，他就上门捣乱，抓人，打人。所以“烟屎津”走后，冯发大哥就叫我和志南妈到别的地方避一避，免得遭其毒手。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我和志南妈还来不及出门，只听见“哗啦”一声，随着挡门的凉席被一把拉下来，陈森身穿云纱绸，敞胸露怀，腰间插着驳壳枪，带着“烟屎津”及三、四个狗腿子，闯了进来。“霸道森”往屋正中一站，双手叉腰，狗眼直瞪着我：“老子维持治安，日夜辛苦，你结婚难道不应该慰劳慰劳吗？”

看到他们如狼似虎，穷兄弟们一个个握紧拳头站起来。冯发大哥也是很气的，但他年纪比我们大，想问题做事情都比较沉着。他想把紧张的空气缓和一下，上前对“霸道森”说：“他实在穷得没办法，哪里还请得起酒？连亲戚他也没请啊……”

“他们刚才还在这里猜拳、喝酒呢！你看，这不是鱼骨？”“烟屎津”狗仗人势，在造谣拨弄。

“请不请别人，我管不着，但就得请我们，这是规矩！姓冯的难道你不知？”“霸道森”逼近一步说。

“规矩？！”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的父亲不就是被他们的“规矩”逼死的吗？我的母亲不





就是被他们的“规矩”害死的吗？那一年，我家已几天揭不开锅了，行会头子还逼我父亲交“行饮费”。交不起，他们就和资本家勾结，说我父亲违犯“行规”，把他开除出行会，踢出工厂，使他含恨而死。父亲死后，村里的地主奸污了我的母亲，随后又反说她违犯了“族规”，强行把她赶出村外，使她有家不能归，四处漂泊，最后神经失常，死在野外……现在，陈森这个恶棍又想用违犯“规矩”来逼害我。我再也没法压抑心中的怒火，愤恨地说：“你们的‘规矩’，我冯培懂得，这就是敲榨勒索的规矩，这就是使人家破人亡的规矩……”

我的话音未落，“霸道森”已拔出了手枪。随着“砰，砰，砰”的三声枪响，四个狗腿子一齐向我扑来。冯发大哥等五六个人奋力拦挡。志南妈和堂婶听到枪声也一齐冲了出来。堂婶以为我遭了毒手，扑向“霸道森”，被“霸道森”一脚踢倒在地。这时，我忍无可忍，决定跟他们拚了。于是拿起一张凳子，正要向“霸道森”砸去。冯发大哥和志南妈怕我和这批强盗硬拚会吃亏，把我推进了新房；几个穷兄弟和那帮恶棍搏斗，堵住门口，让我从窗口跑了。

就这样，在结婚的那一天，我被逼得在东平河畔的草丛中过了一夜。你们看，这是什么世道啊！第二天，我回到家里一看，志南妈不在，堂婶也不在。房门给砸烂了，丢在地上。圆桌、床、水缸等等都被打烂。那个猪肝色的新皮箱，也给踢烂了。当我收拾烂门板的时候，还发现了血迹，这是有人遭毒手了，但是谁呢？在这个时候，一个邻居匆匆走过来，要我快走，说“霸道森”还要抓我。他说门板上的血是冯发大哥的，“霸道森”说是冯发大哥放走了我，将他打得皮开肉绽后，拉到“队部”去了。堂婶和志南妈现在到亲戚处躲避去了。听了邻居的话，我悲愤到了极点。但那时，我们

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呀！有谁给我们穷人撑腰呢？！

人们常说：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喜事，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在各种各样的“霸道森”的压迫下，结婚时“喜”得来吗？是“喜”不来的。大叛徒林彪要搞“克己复礼”，就是要大大小小的“霸道森”再骑在我们的头上，压迫剥削我们。我们能够答应吗？

“不能！”“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青年人一齐回答，一齐高呼。

这时，冯培师傅把记下了陶瓷工人在旧社会的悲和苦、仇和恨的纸皮箱交给志南和钟华。志南和钟华接过箱子后，站到毛主席画像前，庄严地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教导，不忘阶级苦，接好革命班。

## 一袋美金券

这几天，耐酸陶瓷厂党委书记谭炳泉同志正准备结合批林批孔，给全厂职工作一次形势报告。他翻看了一些资料。当他看到，当前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一片动荡，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人民币却币值稳定，和我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纷纷要求以人民币为核算单位……一种自豪感，在谭炳泉心里油然而生。他不禁想起了解放前的一桩往事……

一九四八年十月的一个早晨，乌云笼罩着整个石湾镇。在冷冷清清的三丫涌大街上，正匆匆忙忙地走着两个粗壮结实的年青人。高大身材的是老大，叫谭炳南。老二稍矮一点，黝黑的脸上显得比哥哥更虎气些，他就是谭炳泉。兄弟俩都在“龙玉”号陶瓷店里当陶工，干起活来有一股虎劲。陶工们都说，象谭炳泉兄弟这样年轻力壮的劳动能手，准能混出个日子。

可是，兄弟俩给“龙玉”号干活已经三年了，尽管汗水流成河，如今仍然是一无所有。老板一直拖欠着他们大部分的工资，至今未发。前几天，老板意外地放了风，说要清发三年来欠下工人的工资。兄弟俩既觉得高兴，又感到迷惑。因为这个老板，平时除了发放一些低微的生活费给工人糊口，以控制这些劳动力外，余下的工钱，就通通记在他的账本

上，扣着不发。如果工人碰到三灾七难，要求支一点工钱，狡猾的老板总是以生意清淡、赚不到钱为借口，一拖再拖，置工人死活于不顾。现在，老板突然通知清发工资，究竟是真是假，安的哪份心，兄弟俩也摸不着头脑。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到老板家去。

一路上，兄弟俩嘀咕着。老二说：“哥哥，老板真会把全部工钱都清发给我们吗？”

“老板个个都象密封的酒坛，滴水不漏，谁知道他会发多少？”老大说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风越刮越猛。远处茶楼上卖唱人哀怨的粤曲声，夹杂着赌馆中开牌的吆喝声，一阵阵飘过来。几个行人从身边擦过，愤愤地骂着：“米价又涨了，这‘关金券’越来越不值钱了。”兄弟俩在寒风中颤抖着，不由得紧了紧身上单薄的破布衣，默默地朝“龙玉”号走去。

“龙玉”号是石湾陶业花盆行中的大商号之一，座落在三丫涌街的西端。五尺见方的黑漆横匾上三个油金大字——龙玉号。阴森森的犬门，仿佛要把走进去的每个陶工一口吞噬。

当兄弟俩踏进“龙玉”号的门槛，刘老板正从里屋走到前厅。这家伙身穿一套黑色唐装服，叼着烟卷。一见炳泉兄弟进来，瞪着眼睛便喝道：“不在工场干活，来这儿干什么？”

“领工钱。”“不是说，这两天要发工钱吗？”兄弟俩反问道。

“唔，有这么回事。不过，我现在手头没现钱……这样吧，你们下午来，担保一文不少发给你们。”老板慢条斯理地说完，干笑了两声，一扭头走回里屋去了。

炳泉见老板又在拖，气愤地说：“几个钟头的时间，都要耍无赖！”炳南沉思着：“这家伙葫芦里从来不装好药，说不定

又玩鬼把戏了。”

果然，这个花盆行中号称“十大天王”之一的刘老板，正在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由于发动反革命内战，军费激增，国库耗尽，造成巨额的财政亏空。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反动政府在大量滥发伪币关金券之后，又进行所谓“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关金券”，给本来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经济火上添油。霎时间，通货恶性膨胀，关金券急剧贬值，物价迅猛飞涨。官僚、地主、资本家疯狂地抢购黄金，套购外币，更加剧了金融的波动。刘老板是一个善于观察金融行情的家伙。此刻，他正是利用了关金券即将停止使用的时机，用套购来的少量港币，兑换回一篓一篓的关金券，作为支付长期拖欠工人的工资。这样，他就可以从中吞食工人几乎全部的血汗。

当兄弟俩第二次踏上“龙玉”号大门时，早已有几个陶工等候在那里。一刻钟一刻钟地过去，还不见老板的影子。好不容易听得一声咳嗽，却是老板的心腹从里屋走出来。只见他走到柜台前，胡乱地把算盘拨弄了几下，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西友们，老板不在，工资嘛，由我来发。”说罢便从抽屉里搬出一叠厚厚的账本。

名字一个挨一个地点过去，轮到炳泉兄弟了。老板的心腹对着账本，“嘀嘀嗒嗒”拨了一通算盘珠子，便提起又尖又刺耳的嗓音说：“谭炳南，谭炳泉，三年工资一次清，照账付款，三亿元关金券。”接着，便从柜台下搬出一叠叠簇新的伪币。不一会，伪币在柜台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这家伙两手接着纸币，皮笑肉不笑地说：“恭喜谭炳南兄弟发财。三亿元，可观啊，可观！”边说边又拿出一个破旧麻布袋，用一双蛤蟆眼扫了兄弟俩一下，然后假惺惺地说：“来，给你们装回去，

这可要多谢刘老板哪。”炳泉一听，“呸”地啐了一口：“老板什么心肠，我们肚里一清二楚！”说完狠狠瞪了那家伙一眼。

三亿关金券，把麻布袋塞得胀鼓鼓的。炳南掂了掂：“嗨！足有三十多斤重呢。”炳泉把袋子往肩上一搭，二话没说，跟着哥哥走出了大门。

“这回，我们可以还清那笔债了吧？”炳泉高兴地边走边问。

“泉弟，就是勒紧裤带，这次也要把那笔阎王债还清。”炳南苦笑了一下，回答道。

提起这笔阎王债，兄弟俩牙齿就咬得嘣嘣响。那还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以“抗战”为名，大肆推行所谓“三丁抽一”的壮丁政策，借此大刮民脂民膏。劳动人民的生活，本来已濒临绝境，现在又横加了一道鬼门关。炳泉一家刚好三兄弟，三次抽丁，哥哥炳南都上了榜。当凶神恶煞的伪保长三番五次强要拉人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家里早已揭不开锅，母亲只好到处借债。好不容易先后借了二十担谷子，还加上了两头大猪，才躲过两次轴丁。第三次，炳南一气之下逃跑了。但家中从此却背上了一身还不清的阎王债。兄弟俩凭着浑身力气，苦煎苦熬，把一点一滴的血汗钱都用来抵债，可仍然经不起利上滚利。现在，已经滚到六十担了！这笔阎王债，象千斤巨石压在兄弟俩的头上，已经整整六年了。

今天，他们总算拿到了老板拖欠的工钱。这么多的钞票，别说他兄弟俩，就是祖祖辈辈，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呵！可是，兄弟俩万万没有料到，当他们扛起三十多斤的关金券离开“龙玉”号的柜台时，却掉进了狠毒的刘老板所设的陷阱。

这姓刘的是一个赚了千钱想万钱的家伙，对陶工们的剥



削无孔不入。他有时以缸瓦淡市为名，用七折八扣的方法，拚命压低工资，使工人实际上只能拿到原工资的四成。这还不算，只要他认为哪个工人不听话或不能为他卖命，便故意分给最难做、最辛苦而又最挣不到钱的活儿，使你连那可怜的两餐都挣不到而自动解雇。刘老板经常大量采用的最毒辣的一手，就是拖欠工人的工资，用以增加资本，放债牟利，扩大生产。等到金融动荡的时候，他便抛出大量伪币，支付给工人。工人拿着工钱到市场，伪币已大幅度贬值，能买到的东西已寥寥无几了。他就是靠着这些毒辣手段，两三年之内，成了暴发户：不仅坯房、工场、窑灶和工人数目，增加了一倍多，还在香港开设了“祥兴泰”陶瓷销售店，在石湾、佛山、广州合股开办起茶楼、米铺、洋货店，在陶工的白骨堆上筑起了自己的“天堂”。眼前，正是关金券每天都在猛跌，米价每天都在暴涨，通货膨胀象洪水一样把劳动人民驱赶到死亡线上的时候，刘老板又施展出他最毒辣的一招……诚实的炳泉兄弟，虽然也尝过货币贬值的苦头，但一心指望还清阎王债，从此不再受人欺，哪里还料到这一招呢？

兄弟俩回到工棚，收拾了首尾工作，便急急上路了。他们取道三水，回到了高鹤县老家。母亲看到离家多年的孩子平安回来，憔悴的脸上现出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喜悦：“左盼，右盼，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这些日子连野菜都吃光了，债主又天天来逼债……”看着母亲那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样子，兄弟俩一阵心酸。炳南急忙安慰母亲说：“妈，这债，有办法还了。”炳泉挪动了一下那胀鼓鼓的麻布袋：“妈，往后再也不受债主气啦！”

第二天清晨，兄弟俩向乡邻借了三只小艇，来到喧闹的西窦墟，打算买几千斤谷子回来。炳泉扛着麻布袋，同哥哥



一前一后走进了谷行。炳南急步向前询问谷价：“这谷多少关金券一担？”

“一亿。”

炳南不禁一怔：“什么？一亿几担？”回答仍然是“一亿一担！”

炳南茫然了，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昨晚，他听乡里人说，两天前的墟日，三亿关金券约莫可以买到六十担谷。当然，他很希望今天谷价再往下跌，能多买几担，也好给母亲熬些时日。即使办不到吧，能买上六十担，也够还债了。而现在，难道竟然应了“走过马路二三条，谷价已经跳三跳”？炳南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两三天之内谷价上涨了二十倍。然而，这是残酷的现实！按照反动政府的法令，过几天，关金券就要停止流通。抢购之风一下子达到了顶点，关金券就象潮水一样冲击着市场，波及到广大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就连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墟镇，关金券的币值也是以每分钟都在变动的空前速度狂跌，而谷价则跟着猛烈上涨。这一涨一落，有如巨大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压过来，把劳动人民抛进水深火热之中。炳泉兄弟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场无法逃脱的大灾难。

当炳南和炳泉一摊挨一摊地探问谷价，得到的还是“一亿买一担”的回答时，兄弟俩的腿越来越拖不动了。熙来攘往的人群，在眼前渐渐模糊了；那尖腔怪调的叫卖声，也似乎听不见了。他们仿佛不是来到西窠墟的市场，而是象掉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呼喊无救的世界。还债和帮补母亲，混出个日子……转瞬之间，一切都成了泡影！兄弟俩呆呆站了大半晌，既没有眼泪，也没有话语……炳泉憋不住了，劈雷似地吼道：“这是什么世道！这是什么世道！”炳南一下子全明白了，东家发给他们的，不是工钱，而是一堆废纸！

“姓刘的，你真狠毒！”炳南怒不可遏，对准麻包袋上墨印的“龙玉号”字样，狠狠地一脚踢去……

小艇缓缓地穿出了西窦墟的河涌。炳南在船头撑着竹篙，炳泉在船尾一面划着桨，一面出神地盯着艇舱里那三担谷子。这就是刚刚用那数字大得惊人的三亿关金券买来的。不，这是炳泉兄弟用无数血汗换来的！炳泉清楚地记得，日本鬼子刚刚投降，兄弟俩因为债务所迫，就进了“龙玉”号当陶工，拿定主意用自己的力气，挣个出头之日。从此，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月照树顶未入眠，鸡啼二遍就起床，踩泥、做坯、烧窑，哪一样粗重活儿都干，每天都付出了惊人的劳动量。一般工人每天只能做三十支泥管，兄弟俩却拚尽气力，每人一天就做六十多支。就这样，他们在“龙玉”号里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哪一天，他们不是在极度的劳动折磨中度过？哪一年，他们不是饱受着老板的无情抽剥？整整三年了，他们的汗水、鲜血，一滴滴、一年年地流淌，他们做出来的陶管、厚筒……一件件、一船船顺着东平河运销香港、广州等地，换来一堆堆白花花的银子，却流进了老板的腰包。而他们兄弟俩，除了换来勉强填肚的两餐，最后得到的却是这平均每人一年仅仅五十斤，一天还不到二两的谷子！陶工的血呵陶工的恨，仇满腔呵恨无边！炳泉越想越气愤，眼睛里喷射着怒火。“南哥，这笔账一定要清算！”炳泉说着，满腔的仇恨一下子都凝聚到粗大的手上。他猛地挥起船桨，“啪”的一声向水中击去，倒影在水里的灰蒙蒙的天空，顿时被击得粉碎……

想到这里，谭炳泉轻轻舒了口气。是啊，这笔账终于在解放后算清了。解放后，陶工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

身，他和哥哥炳南都入了党，被提拔为国家干部……林彪一伙说“今不如昔”，污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不是很清楚吗？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比两个社会，两种制度，狠批林彪、孔老二！想到这里，谭炳泉在自己的报告提纲里，加上了这一条。

## 不屈的女陶工

在石湾日用陶瓷二厂的礼堂，挂着一幅大标语：“劳动妇女是革命的伟大力量”。红色的字体显得非常醒目。它是女陶工亲手写的。今天下午，厂里要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批判林彪、孔老二对妇女的污蔑。因此，一清早，她们就将大标语、批判文章张贴出去，还有几位女工作好了批判发言的准备。她们的革命热情象火一样红啊！

说起石湾女陶工，真令人敬佩。她们在陶瓷工人中占了一半。那些美观实用、质地优良的陶瓷用品，哪一件没有经过她们的巧手制作？她们不但能描花绘彩，还会烧窑车坯，叫练泥机、真空压缩机之类的庞然大物俯首听命。她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都说，石湾女陶工，是革命、生产的闯将，在“南国陶都”撑起了“半边天”。

可是，在旧社会，“半边天”却是“地底泥”。狼心狗肺的资本家不把女陶工当人看待，龙窑不准靠近，凳面工夫不准做，只能干一些笨重的杂活：挑陶泥，肩膀磨起肉疙瘩；搓煲耳，十指磨破血淋漓。可是，工钱却只有男工的五、六成。女陶工啊，苦过寒天撑夜渡，苦过猪胆挂上黄连树。

但是，受苦受难的女陶工，绝不是任人践踏的软陶泥。她们为着生存，为着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下面就是她们斗争的故事：

那是一九四八年九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街上静悄悄的。镇西边，一间低矮的屋子“依呀”一声，门开处，走出一个衣衫褴褛、背着小孩的青年妇女。她叫陈娇，在边钵行<sup>①</sup>当搓煲耳的杂工。这时，她急匆匆地穿过小巷，走上大街。饥饿的孩子在背上哇哇地直哭，陈娇反转手拍了拍：“乖乖，别哭，跟妈去找老板算账！”

老板欠下她的账，真是算也算不清哪！就说前一个月吧，她生下孩子第三天，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只得咬紧牙关，拖着虚弱的身子去上工。孩子被背了十几个钟头，小腿肿得象个小萝卜似的，不停地哭，最后哭不出声了。可就是这样用血汗换来的一点点工钱，老板也还要吞食。他们无理地规定，每天的工钱只发八成，剩下的，说是要工人垫出来作本。而这八成工资也死命拖欠。一次，老板欠下了陈娇十几斤米的工钱，一拖再拖，等发下来时，厚厚一叠关金券却只能买回七两米。七两米！这就是累死累活干了几十天的代价，黑心的老板比豺狼还要狠毒啊！

几天来，不堪压迫的边钵行工人，酝酿着一场全行性罢工。昨天，愤怒的陶工在街上贴出了“停工长红”<sup>②</sup>，抗议资本家的残酷压榨，要求增加工资。红殷殷的“长红”，在陈娇心里点了一把火。她扔下陶泥，便去找穷姐妹商量，讲定：男工停工，女工也不干。今早，边钵行工人的代表，到行上与资本家评理，陈娇决定找几个姐妹一起，跟着上行去。现在，她正急着赶路。

“阿娇，去哪里？”六十多岁的有四婆问，她挽着一个破

---

① 制作饭煲的陶瓷行业。

② 停工布告。

篮子，正要去挖野菜。

“上行去，要老板加工钱！”陈娇大声回答。

有四婆深陷的眼睛，闪过一星光亮。她拉着陈娇的手，关切地说：“行里的事，不是由叔伯爷儿去办吗？我们姐妹也参加进去，能行吗？”

她斩钉截铁地说：

“行！老板不把我们女工放在眼里，我们就是要与男工一道上行与他们评理去！人多力量大，不怕老板不答应。”

“那些老板黑心肠，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有四婆愤恨地说：“可是，你去……行吗？”她停了一下，又说：“孩子这么小，你……”说着，情不自禁地伸出干瘦的手，摸了摸陈娇背上的小伢伢。

陈娇明白有四婆的意思。她望着这头发花白、饱经苦难的女陶工，脑海闪过一张张穷姐妹的憔悴的面容。一股悲愤的感情涌上心头。她一字一顿地说：“四婆，我不怕！”

是的，她不怕！她已经尝尽了人间辛酸，吃够了这鬼世道的苦头，心里充满了仇恨。她永远也忘不了她家世代代当陶工所受的苦难：那一年，祖父惨死龙窑前，全家生活重担压在老祖母身上。老祖母成天搓煲耳，搓呀，搓呀，还是养不活几个孩子。有一次，老祖母在田边拾得一节甘蔗，拿回家给孩子充饥，却被恶霸诬为偷的，惨遭一顿毒打，含恨身亡。那一年，阿妈无辜被解雇，走投无路去逃荒，半路上小妹妹病饿夭亡，阿妈拿不出三块钱的“地皮费”，抱着小女儿的尸体走了三个山头，也找不到一块葬身之地。最后阿妈也惨死他乡。那一年，陈娇自己被骗卖到增城当童养媳。在地主家，受的皮肉苦，吃的猪狗食，最后冒着被抓回去就会遭火烙、关进猪笼水浸的危险，逃回石湾。那天晚上，她和

父亲，在黑洞洞的屋子里相对而坐，怒火烧干了眼泪，仇恨填满了胸膛。他们在问：为什么一家二十口，如今只剩下这老父弱女？为什么山南海北，找不到穷人一条生路？世代的阶级仇恨激发了她的斗志，苦难的生活锻炼了她的倔强性格。陈娇下定决心要和狠心的老板斗一场！

陈娇和几个穷姐妹赶到行上。里面，十几个男工代表正和老板“生阎王”霍少南、“笑面虎”伍基、“吓坏鬼”伍新甜几个家伙论理。

“做多少工就给多少钱，天公地道，并没有让大家吃亏。”“笑面虎”假惺惺地说。

一个工人气愤地问道：“说得倒好听。我问你，眼下物价上涨，你们的缸瓦也跟着起价，照样赚大钱，我们的工钱提了半分没有？”

“我们工人拚死拚活地做工，连碗稀粥都喝不上，而你们老板一年到头鱼肉荤腥不断，公道在哪里？”

“笑面虎”被诘问得无言以对。

一脸横肉的“吓坏鬼”见状，拍台说：“喝稀粥关我们屁事，饿死了活该！”

工人们听了，心中更加气愤，纷纷围上去和“吓坏鬼”论理。这时，陈娇胸中的怒火在燃烧，她挤上去，愤怒地质问：“不关你们的事？为什么我们几个少得可怜的工钱也七折八扣不全发，我们的血汗谁吞了？”

“你说！我们的血汗谁吞了？”姐妹们紧靠陈娇背后，齐声问道。

“这、这……”“吓坏鬼”答不上来，一屁股坐回原来的地方。

老板们被斗得狼狈不堪，但是并不甘休。特别是他们看





见陈娇这些女工也居然走到行上，和男工一起“闹事”，心里十分恼火，心想不整治你们一下，将来要翻天了。于是，老板“祭”起了孔孟之道的黑旗，妄想用“三纲五常”等反动礼教吓唬陈娇她们，以转移视线，挽回自己的威风体面。

“你们这些女人居然不识羞耻，也来行上跟着闹事。走吧！我们男子汉在这里议事，用不着你们女人嘈嘈吵吵。”“生阎王”一拍桌子霍地站起来，凶相毕露地用手指着陈娇骂道。

“女人也是人，一样做工。女工的工钱也要加。不解决问题不走！”陈娇毫不示弱。

“这行上是你这些女流说话的地方吗？岂有此理！”“生阎王”捋捋袖子，凶神恶煞地瞪住陈娇。

“你敢！”陈娇挺起胸膛，向前跨进一步。

“你敢！”男工代表们一声怒吼，十几双眼睛一齐怒视着“生阎王”。

“什么女流男流，我们都是受你们压榨的穷人！”一位男工友理直气壮地说。

在男工们的支持下，陈娇她们胆子更壮了，大声喊起来：“有理走遍天下，为什么这里就不能讲话？”

“没有女工搓煲耳，你们的饭煲就成了没人要的烂缸瓦。”

“唉唉，妇道人家何苦抛头露面呢，有碍观瞻。”斜着一双鼠眼的“笑面虎”，要开他的油腔，为“生阎王”解围。“先回去，有了好处还会亏待你们么……”

“少讲废话！你们到底答不答应加工钱？”

“说！加不加？”陈娇和姐妹们齐声追问。

“工钱一个也不加！”“吓坏鬼”气势汹汹，暴跳如雷。

“不加工钱，你们休想工人开工！”

“停工？好！看你们能停多久！”几个吸血鬼无可奈何，最后嚎叫着溜了。他们以为工人熬不了几天，又会自动给他们卖命。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

龙窑不冒烟了！

陈娇鼓励姐妹们：就是饿死，也要和男工们一起将罢工斗争坚持到底。

为维持眼前的生活，男工们外出找活干，接济家里；女工们挖野菜，凑合着度日。

几天过去了，工场里还是没有有一个工人的身影。

一天清早，陈娇经过老板的店门，老板娘“大粒墨”在背后吐了一口唾沫，“呸，什么女人，出乖露丑……”陈娇猛一转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老板娘赶忙缩了回去。

渐渐地，街上传出了风言风语，说什么“陈娇一个女人家，上行闹事，抛头露面，没上没下，不识羞耻。”

晚上，陈娇来到有四婆的小茅寮里。有四婆忿忿地说：“阿娇，老板娘‘大粒墨’这几天在到处讲你不识规矩哪。”

“规矩？他们那套什么规矩！”陈娇双眼闪着仇恨的光芒。“要我乖乖地听他们的话，办不到！”

有四婆点点头：“邪不压正。孩子，你做得对。不过要当心点。”

陈娇到工人们家里串连。穷兄弟、穷姐妹们对她说：“‘大粒墨’这个臭婆娘，制造流言蜚语，想破坏罢工，这真是痴心妄想。阿娇，不用怕。有我们在一起呢！”陈娇在大家的鼓舞支持下，信心更足了。

二十天，三十天，四十天过去了，整个边钵行依然处于瘫痪之中。在团结一致的罢工工人面前，老板们最后不得不答应全行提高工钱百分之三十五。陈娇兴奋地奔跑着，把

这个胜利的消息告诉穷姐妹们。

但是，金融不断动荡，物价不断暴涨，资本家变换着种种剥削手段，陶工们的血汗又变成银元流进他们的腰包。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石湾，陈娇和穷姐妹们，依然在苦海中挣扎着，坚持斗争着……

一九四九年十月，石湾的女陶工们终于盼来了解放的日子。她们含着激动的泪花欢呼陶工的新生。她们和男工们一道，斗倒了不法资本家“笑面虎”之流。从此之后，女陶工们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不仅在经济上翻了身，同工同酬，而且在政治上也享有充分权利。她们参加工厂的管理工作，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就拿大家所熟悉的陈娇来说吧，她曾经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不久前还被选为石湾镇妇联的领导成员。

批林批孔大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她们的情况，最好能来参加她们的批判会吧。她们以主人翁的身分，在这里用亲身经历愤怒控诉旧社会对她们的压迫，放声歌颂新社会劳动妇女的解放，用有力的事实狠狠回击林彪、孔老二之流污蔑劳动妇女的无耻澜言。她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劳动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的教导鼓舞下，继续意气风发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大道上勇往直前！

## 龙窑怒火

在石湾，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倚山建造的旧窑，远远看去，好象一条条卧着的长龙，陶工们都叫它“龙窑”。相传陶工们用龙窑煅烧陶瓷已有近千年历史了。在石湾，龙窑是历史的见证者，它记下了陶工的苦难，也记下了陶工团结一致和资本家作斗争的史实。很多老陶工和龙窑结下了“不解之缘”，日用陶瓷一厂老工人陈标就是其中的一个。陈标每次看到他年轻时曾在那里当牛做马的旧龙窑，就会想起解放前烧窑工人的苦难和斗争……

那是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天墨一样黑，风呼呼地叫，“德丰”号陶行老板霍有的龙窑上，浓烟滚滚，烈火翻腾，陶工们正在烧窑。这时，窑上传来一阵悲愤的歌声：

“有力做到无力嘞，  
无力做到乞食嘞，  
血汗养肥老板嘞，  
家中老少饿断肠。

窑火烧得正旺嘞，  
仇恨填满胸膛嘞，  
穷人要有活路嘞，  
斗倒吃人狗豺狼！”

这唱歌的就是陈标。他三十岁上下，中等身材，头上裹着头巾，腰间束着布带，脚上穿着被火烤焦了的草鞋，棕色的脸膛上嵌着一双圆炯炯的眼睛。

陈标世代居住石湾，从曾祖到父辈都是烧窑工人。他八岁起就跟着父亲到窑上做工，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苦难的生活，龙窑的烈火，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性格坚强的烧窑工。

贪婪成性的资本家为了多烧窑多赚钱，不顾工人死活，常常强迫工人冒着高温开窑、装窑。有一次，陈标和工人们一起开窑。停火不久的窑膛温度高达一百多度。工人们在窑里，就象进了蒸笼，上煎下烤，炽热的空气夹着火星迎面扑来，烤得他们喉咙冒烟，视力模糊；窑底的沙石烫得他们的脚板象针扎似的痛，穿了两双草鞋也不顶用。连续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得陈标疲劳不堪，上午吃的两碗白菜粥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又累又饿，捧起一叠茶煲刚要跨步，突然眼前发黑，天旋地转，身体不由自主地一斜，背脊贴到滚烫的窑壁上，“吱”的一声，立即燎起了一串水泡。陈标双手一松，一叠茶煲摔了下来，砸在脚上，鲜血直流。工人们连忙把他扶出窑外，用一把窑灰给他敷上止血。老板霍有知道后，把陈标恶骂一顿，还说他打烂茶煲，要罚他多做三个小时工赔偿。陈标是条硬汉，怎能忍受这狗老板如此肆意欺人？他痛斥了老板不把烧窑工当人的罪行，气得老板直咬牙。平时，陈标见到老板欺压工人，总爱出头为工人说话，因此老板恨透了陈标，而工人们却更信任了。

今夜，陈标的心情和往日有些两样。火光下，他的眼睛显得分外明亮，露出兴奋的神情。前几天，石湾好几个陶行的工人为抗议老板无理开除工人，克扣工资，纷纷举行罢工

斗争。宣布罢工的“长红”贴满了大街小巷。工人们个个斗志昂扬，而老板们则如坐针毡，惶惶不安。

这时，陈标来到窑口，拿起钢钎使劲捅了一下火路，窑火骤然旺起来。陈标望着熊熊烈火，心潮翻滚。

突然，“哗啦”一声，窑口上方的裂缝处掉下几块烧得通红的砖头，差点砸到陈标脚上。工人们听到响声，关切地问出了什么事。陈标指着窑口上面说：“这裂缝这么大，火直往外窜，看来非要出事不可。”

“‘乌鸭有’真狠心，只知道要钱，哪里管我们工人的死活！”在窑背加柴的陈彬答话说。

“哼！‘乌鸭有’的心肠狠，我们陶工的骨头硬。”陈标把钢钎往地上一插，愤愤地说，“‘乌鸭有’得知香港生意好，正等着这窑货运去赚大钱，所以三番五次催着我们烧窑，我们可不能便宜了他。”

“是啊，不能便宜了他。”大家齐声答道。

陈标说：“‘乌鸭有’要赶船期，我们就慢慢来，大家歇口气再说。”

“对！他做‘初一’，我们做‘十五’。”

原来“乌鸭有”就是“德丰”号老板霍有。此人：

样子象个乌鸭子，  
光秃脑袋乌黑脸；  
贪婪无厌吸血鬼，  
心肠狠毒假慈善。

工人们因此都叫他做“乌鸭有”。抗战胜利后，他当了国民党石湾区党部执行委员，对工人更加凶狠。他枪不离手，经常带着爪牙到工场巡视，稍不如意，对工人就拳打脚踢。他对工人的剥削手段真是五花八门，敲骨吸髓。从工人身上榨

取的血汗，堆起了霍家的金山、银山。他除了在石湾开设陶行，广州、佛山、香港等地也有他的店铺。

提到“乌鸭有”，工人们无不恨之入骨，真想把他丢进龙窑烧成灰烬才能解恨。

一阵夜风吹过，从龙窑裂缝窜出的火焰越来越高，呼呼作响。整条龙窑就象发怒的火龙，张开血盆大口，在火海中翻滚着。这时陈彬正从窑口上下来，经过裂缝的地方，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浪把他推倒，从窑上跌了下来，窑口喷出的烈火直向他扑去……

“陈彬师傅出事啦！”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陈标不顾一切，冒火把陈彬抱离窑口，工人们七手八脚扑灭了陈彬头巾、短裤上的火焰。陈标借着火光一看，啊！只见陈彬背上和手脚烧起了一串串水泡，头发、眉毛都烧焦了，左额角也被缸瓦片划破，淌着殷红的血。

“这都是‘乌鸭有’害的啊！”陈标愤怒地说。

一位工人接着说：“‘乌鸭有’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

“前几天他逼着邓师傅边烧窑边开窑，结果邓师傅晕倒在窑里，如今还病得不能上工。今夜又出了这个事故，这笔账一定要跟他算。”

“对！找‘乌鸭有’算账去！”工人们愤怒地吼起来。

突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随着就是一声嚎叫：“不去看火，围在这里干什么？”原来“乌鸭有”带着两个爪牙查看烧窑来了。

“你们这班懒鬼不做工夫，却在这里说闲话。这窑货等着装船，若误了我的事，可有你们好看的。”“乌鸭有”一边大声叫骂，一边赶工人去烧火。

“慢来！”陈标上前指着“乌鸭有”说：“你只顾自己赚钱，不顾工人死活。陈彬师傅被烧成这个样子，你不但不问一声，还要骂人，你太狠毒了！”

“乌鸭有”奸笑一声：“哼！你出力，我出钱，龙窑不长眼，谁碰上，谁倒霉。”

“不行，陈彬师傅是因工跌落火坑受伤的，你得负责给他医治。”

“医治？我‘德丰’号可没这个规矩。”“乌鸭有”贼眼一转说道：“我霍有一贯主持公道，凡事按行规办理，行会明文规定：西家入行，工伤死亡自行负责，概与东家<sup>①</sup>无关。俗话说，‘死生由命，祸福在天’，你们少说废话，快给我看火去。”

陈标见“乌鸭有”搬出行会来威胁工人，更加气愤，指着他说：“什么行会，行规，还不是你们说了算。难道我们工人就该当牛做马，为你们卖命？什么‘死生由命’，我们不信这一套。”

工人们紧站在陈标身后，愤怒地说：“陈标师傅说得对，我们不信这一套。”

“乌鸭有”一看又是陈标出来为工人说话，心里恨得痒痒的。他“哗”地一声把凉纱绸敞开，露出插在腰带里的驳壳枪，对陈标咆哮着：“陈标，又是你带头闹事，如果不老实点，哼！我要叫你和你老子一样不得好死。”说话间，爪牙们也狐假虎威，亮出拳头，杀气腾腾地逼向陈标。

说起陈标父亲——陈烟的死，工人们记忆犹新。一九二六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革命斗

---

① 西家、东家：石湾陶业行会称工人为西家，资本家为东家。





争的烈火映红了南天。当时，石湾陶瓷工人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工人代表会。陈烟参加了工代会，积极投入对反动资本家的斗争，成为工人的骨干。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统治下的石湾，金融动荡，物价飞涨，工人们生活毫无保障，不断举行罢工斗争。陈烟也带领茶煲行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陈烟所在的“谦益”号狗老板对他怀恨在心，串通其他老板，要对陈烟下毒手，来一个杀一儆百。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几个被收买的爪牙，乘着陈烟在窑上烧火没有准备，突然围住他，一阵拳棒交加，打得陈烟昏死过去。“谦益”号老板趁机把他开除出门。陈烟因为伤势严重，又无钱医治，不久就含恨离开了人间。父亲的死，使陈标懂得了，这黑暗的世道是有钱人的天下，穷人的火坑。要活下去，穷兄弟们就要团结起来，跟狠毒的老板斗争到底。

陈标听“乌鸭有”提起父亲，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这些狠毒的老板，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的恶鬼。他们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把持行会，无恶不作。有多少工人为他们当牛做马，血汗榨尽，最后饿死街头；有多少工人被他们害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家破人亡。这血泪恨啊，犹如滔滔东平河水，永远流不尽；这阶级仇啊，就象熊熊龙窑烈火，千年扑不灭。要生存，就要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争到底。陈标胸中仇恨的怒火越烧越旺，几乎迸出胸膛。他冲着“乌鸭有”说：“什么带头闹事？这全是你逼出来的。你别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随意欺压工人。告诉你，我们工人决不是好欺的。”窑上的工人个个同仇敌忾，紧握拳头，准备和“乌鸭有”拚。

“乌鸭有”老奸巨猾，一见情形不妙，马上换了一副脸

孔，说：“唉！工友们，别动火气，大家先去做工，烧好这一窑货，我霍某是不会亏待大家的，有话明天再商量。”

陈标看穿了“乌鸭有”的诡计，坚定地说：“不答应给陈彬师傅医治，我们就停工！”

“停工？”“乌鸭有”一听跳了起来，凶相毕露，“唰”地拔出驳壳枪，声嘶力竭地对着陈标说，“你们敢在泰山头上动土？哼！我枪眼不认人！谁敢闹事？我就……”

工人们见“乌鸭有”拔出枪来威胁，更是怒火万丈，齐声喊道：“不答应条件就停工！”在别处干活的工人也纷纷闻讯赶来。“不答应条件就停工！”工人们举起拳头，愤怒地高呼。它如阵阵惊雷，冲破了漫漫黑夜，震撼着长空。这呼声，传出了工人们压抑在胸中的对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表达了工人们和这些吃人的豺狼斗争到底的决心。

这时，“乌鸭有”疯狗似地对两个爪牙嚎叫：“简直无法无天，快给我把陈标抓起来！”爪牙们冲上来扑向陈标，陈标侧身闪过，顺手一推，一个爪牙摔倒在地上。另一个爪牙刚要动手，只见工人们举起钢钎，“不许抓人！”一声怒吼，吓得两个爪牙连滚带爬，逃了开去。

“乌鸭有”见势不妙，便想掉头溜走。工人们马上围了上去，钢钎、拳头举到他的面前，要他负责给陈彬师傅医治，否则，马上停工熄火。这时候，“乌鸭有”好象当头捱了一记闷棍。他看到工人们起来了。如果工人真的动起手来，自己就要吃亏，于是不得不答应给陈彬医治，最后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

陈标和工人们望着他逃窜的狼狈相，不禁发出了胜利的笑声。但是，陈标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平时为非作歹、不可一世的狗老板，今日之所以被斗得威风扫地，主要是工人

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结果。而阴险狡猾的“乌鸭有”是决不会因此罢休的，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

龙窑里烈火熊熊，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天际，它仿佛在为工人們的斗争胜利而欢呼，激励工人们去迎接新的战斗。

解放后，陈标和穷兄弟们都翻身作了主人，苦难的生活结束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龙窑前，他们和不法资本家展开过斗争；在龙窑前，他们为增产陶瓷而日夜奋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技术革新，在龙窑旁建起了新式的隧道窑。今天，他们又在龙窑前摆开了批林批孔的战场。古老的龙窑啊，你即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新式的隧道窑所代替；但是，陶瓷工人在龙窑前锻炼出来的革命斗争精神，却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 陶工怒潮

石湾陶工富有革命斗争的传统。在那苦难深重的旧社会里，陶工们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剥削，争取生存的权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无数的英雄篇章。下面讲的就是石湾陶工罢工史上最长的一次罢工斗争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石湾上空暗云低垂，远处雷声隆隆，天空不时划着闪电，预告着人们，暴风雨将要到来了！

座落在大街旁的“隆德”号陶行工场，一间低矮的破茅寮里透出一线灯光，在昏暗的黑夜里显得分外明亮。灯下，几个衣服破烂的工人在谈论着。他们一个个义愤填膺，两眼迸发出仇恨的火花。

“咚”一声，一个叫洪远的大个子工人狠狠地往桌上一捶，蓦地站起来，只见他满脸怒色，横眉直竖，愤慨地说：“这些狗老板都是吃人不吐骨的棺材老鼠，简直不让人活下去了！”

这些日子，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过不下去了。原来人们以为赶走了“日本仔”，生活可能会好一些，谁知“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闯进了虎”。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拚命搜

刮，弄得百业萧条，民不聊生。陶行的老板也趁金融波动，物价飞涨之机，囤积居奇，炒卖黄金、外币。老板们为了攫取暴利，经常无故解雇工人，克扣、拖欠工资，使得工人们生活更加悲惨，处于苦难的深渊之中。他们刚才谈论的就是缸行近来发生的几件事情：一个叫吴项的工人，因为母亲病危，向老板讨还拖欠的工钱。老板不但不给，反而说吴项无理取闹，把他开除了。吴项的老母亲由于得不到治疗，痛苦地死去了。吴项因为失业，生活无着，只好流落他乡，弄得家破人亡。还有一件事，就是陶工陈钊父子三人，为老板做了近两年工，老板欠下他们不少工钱，这笔钱本来可买十担米，但老板拖到钞票大幅度贬值时才发放工资，结果陈钊父子领到的工钱只能买到几十斤米。工人们谈起这些事，无比气愤，特别是大个子洪远愤怒得击起桌子来了。

一个工人听了洪远的话，忿懑地说：“这个鬼世道，穷人怎么活下去啊！”

这时，一个名叫梁六的工人站了起来。他身材中等，双目炯炯有神，为人精干。他深沉地说：“工友们受苦受难，这都是老板们害的。我们要活下去，就要跟狗老板斗，不斗，就没有穷人的活路。”

“对，只有跟狗老板斗，穷人才有活路！”

“这辈子的苦我们受够了，只要斗倒狗老板，出了这口气，就是豁出这条命也干！”洪远抢着说。

这时，梁六招了招手，示意大家小声点，他压低嗓门对大伙说：“去年我在外地打工，那里有一位叫江伯的外乡人对我说，他们家乡可热火啦，耕田的，打工的都起来和地主、老板斗，要求减租、增加工钱。人多心齐，斗得地主、老板个个垂头丧气。听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啊，穷人也有出头的日子了！”大伙被梁六的话深深吸引住了，脸上现出兴奋的神情。

有一位最近从广州探亲回来的工人接着说：“是呀！最近广州的工人、学生也搞得很热闹呢！他们罢工、罢课，打着旗帜，喊着‘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要求生存’的口号，在街上游行。他们真是英勇，镇压都不怕！”

“我们也要罢工！不准老板随便开除工人。”

“还有，要老板增加工钱，不准他们克扣、拖欠工钱。”

“说干就干，把全行工友都发动起来，跟狗老板斗一场！”

经过一番讨论，决定第二天早上先分头通知各店号的工人，下午到“陶兴”工场集中，商量罢工的有关事情。

“举行全行罢工”的号召，象一把烈火，迅猛地点燃了埋在工人们心底的仇恨怒火。第二天下午，“陶兴”工场空地上，挤满了工人，群情激昂，大家愤怒地揭露老板的种种罪行。

“老板的心肠太狠毒了，动不动就扣发工钱，开除工人，这日子没法过啦！”

“我们不能让老板骑在头上作威作福，要跟他们斗！”

“不准老板随意开除工人！”

“不准老板扣发工钱，要老板增加工钱！”

“如果老板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就罢工！”洪远最后斩钉截铁地说。

工人们的愤怒呼声象阵阵惊雷，震撼着石湾上空。

次日，全缸行生产全部停顿，龙窑不冒烟了，工场空无一人。

老板们见此情景，惊惶起来。缸行“四大天王”的头子“乌鸭有”，急忙把全行大小老板召集到“胜利”酒店，商量对策。经过一阵吵吵嚷嚷，“乌鸭有”恶狠狠地说：“这帮穷鬼不

做工就得‘吊饭煲’，肚皮贴到脊梁上。只要再过十天、八天时间，定叫他们饿得个半死，不怕他们不复工。”老板们觉得是一条“妙计”，于是就商定用“拖”的办法来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

“乌鸭有”一伙妄图用饥饿来制服工人，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饥饿并没有使工人屈服。他们一面打零工，挖野菜，卖家具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同时，互相周济，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当罢工进入第十天，“乌鸭有”见工人还不复工，坐卧不安。他绞尽脑汁，又想出一条毒计，冷笑了一声：“哼！凭我这一着，不怕你们不上钩。”

“乌鸭有”以商量复工条件为名，把店里的工人召来，假仁假义地说：“这次你们提出的条件实在太高，兄弟无法照办，但又不忍心看着你们妻儿捱饿。”说到这里，他奸笑一下，“现在有一个两全之计，不知诸位意下如何？我想将原料折价给你们，工场、用具也租给你们做，到时我得收入的四成就行了。这叫做‘大杂烩’。这样大家有口饭吃，不然下去日子难熬啊！”说罢，“乌鸭有”一双贼眼瞄了大家一下，又故意叹了口气：“唉，这是为了大家好啊！”

“乌鸭有”满以为施一点小恩小惠，工人准会上当。自己店里的工人一开工，其他店的工人也就会跟着开工。到那时，不费吹灰之力，全行罢工自然瓦解了。

工人们听了，知道“乌鸭有”又在耍花招了，非常气愤。梁六站上前去，揭露他的阴谋：“别‘猫哭老鼠’假慈悲了。平日你把我们工人当作油床上的花生，任意压榨。今天，你又妄想用‘大杂烩’来引诱我们上钩，破坏罢工，这绝对办不到！”

“乌鸭有”见阴谋被揭穿，急忙掩饰：“唉，别误会，兄弟



是出自一片好心啊！”

“好心？这是你设下的圈套。我们不上你的当！”

“乌鸭有”被工人驳得无话可答，只好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做不做，由你们选择。”说完，悻悻而去。

大伙见“乌鸭有”狼狈而走，不禁哈哈大笑。

“乌鸭有”并不死心。他和几个老板私下又策划新的阴谋。他们看到这次罢工来势和往日不同，人众心齐，不怕压，不上钩。他们认为梁六、洪远在罢工中起的作用“最坏”，因此，对梁六、洪远恨之入骨。他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洪远人单姓小，如果拿他开刀，既可以吓唬其他工人，又不会引起众人追究。于是，他们决定来个“枪打出头鸟”，杀一儆百。

第二天，“乌鸭有”的爪牙便在街头散布空气，说什么“洪远在这次罢工中带头闹事，若再执迷不悟，小心脑袋搬家。”

一个工人听到这消息，赶忙跑来找洪远。

洪远一听，怒火满腔，紧握拳头就要找“乌鸭有”拚。梁六拉住他说：“硬拚是不行的，要靠大伙的力量，才能斗倒‘乌鸭有’！”

洪远，这个苦大仇深的孤儿，父亲为陶行老板做工劳累而死，母亲卖了姐姐，带着他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九岁当学徒，十四岁成了孤儿，受尽了陶行老板的压迫剥削，尝遍了旧社会的苦楚。工人都称他做“苦瓜远”。当洪远听到“乌鸭有”要害他，叫他怎不怒火燃烧，仇恨满腔呢！

工人们研究决定，马上给“乌鸭有”发出警告：假若洪远有个三长两短，就要找他算账，绝不会放过他！“乌鸭有”见引起众怒，胆怯起来，在工人团结一致的力量面前，不得不

暂时收回他的黑手。

“乌鸭有”及缸行老板们的手法，一一都被工人们粉碎了。转眼，罢工又向前推进了二十多天。被工人斗得焦头烂额的“乌鸭有”，仍然贼心不死，负隅顽抗，以求一逞。

一天清早，“乌鸭有”心怀鬼胎，溜进了石湾伪警察所。伪警察所长——“乌鸭有”的妹夫潘中华把他引进密室，密谋强行烧窑的诡计……

下午四时许，“乌鸭有”见一切准备就绪，吆喝几个临时雇来的散工：“马上点火烧窑！”说着，他贼溜溜的眼睛停在装满泥胚的龙窑上，心里打着如意算盘：烧出这一窑缸瓦，一叠叠的“咸龙”（指港币）就可装满我的荷包。那时候，那班穷鬼拗不过我，就得复工。

“‘乌鸭有’烧窑了！”几个首先发现的工人马上向大伙报信。消息传开，不一会，工人们象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到“陶兴”工场。人人义愤填膺，个个磨拳擦掌。梁六、洪远问大家：“‘乌鸭有’强行烧窑，企图破坏罢工，我们怎么办？”

“拔柴灭火，不准他烧窑！”

“跟‘乌鸭有’斗到底！”

工人们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强硬的抗议。洪远粗壮的大手用力一挥，“走！找‘乌鸭有’算账去！”顷刻间，愤怒的人群象一股滚滚的洪流涌向“德丰”号的龙窑前。

“乌鸭有”见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汹涌而来，吓得心慌意乱，手上的大葵扇跌落在地。但他故作镇定地问大家：“你们来作什么？”

工人们紧握拳头，冲上前去，纷纷质问“乌鸭有”说：“你想干什么？！”

“乌鸭有”壮着胆子说：“我烧我的窑，不关你们的事。”说

完，他对雇来的散工吆喝道：“快给我烧窑去！”

“不准你强迫工人烧窑！”工人们一涌而上，把“乌鸭有”团团围住。

“乌鸭有”急忙撩开纱绸上衣，拔出驳壳枪，色厉内荏，为自己壮胆：“谁敢捣乱？”

洪远敞开衣襟，拍着胸膛说：“‘乌鸭有’，有胆就往这里打吧！”

“你敢动我们工人一根毫毛，我们就把你砸成肉饼！”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洪远大吼一声：“拔柴灭火！”只见几个工人冲向窑前，一下子就把窑火扑灭了。

“乌鸭有”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冒了出来。他既不敢开枪，又没办法，趁着工人拔柴熄火的空间，象老鼠一样偷偷溜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有个工人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大家：“‘乌鸭有’打电话去叫警察了！”洪远、梁六他俩意识到一场更激烈的斗争就要到来了，鼓励大伙说：“‘乌鸭有’斗不过我们，只好叫警察来帮凶了。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斗倒他们！”

“对，我们只要一条心，就不怕他们！”工人们万众一心，迅速作了分工，严阵以待。

没有多久，“乌鸭有”领着伪警察所长潘中华和八、九个荷枪实弹的警察，象一群恶狼扑了过来。工人们立刻手拿钢钎、棍棒，迎上前去。

潘中华走到人群前面，装模作样，先清一下嗓子，然后嚎叫起来：“你们听着，霍有是区党部执委，你们跟他作对，就是同党国作对。知趣的赶快复工，否则以扰乱治安论罪！”



话音未落，工人们“轰”地嚷开了：

“‘乌鸭有’拖欠工人工资，不管工人死活，该当何罪？！”

“‘乌鸭有’不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破坏罢工，不准烧窑是理所当然！”

“不答应条件，我们就不复工！”

呼声此起彼伏，震撼着龙窑上空。

潘中华原以为他一出场，就会令到计从，谁知这班工人闹得更凶了。

为了虚张声势，潘中华狂叫着：“谁敢再闹，就毙了他！”他一挥手，那班警察赶忙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工人。

“乌鸭有”这时得意洋洋走上前来：“你们这班穷鬼该知道我霍某的厉害了吧！”

面对着这帮张牙舞爪的豺狼，工人们毫无惧色，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国民党反动派、狗老板是东山的豺狼，西山的老虎，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尽坏事。工人们做牛做马，受饥捱饿，卖儿卖女都是他们害的啊！这种日子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不打倒这帮魔鬼，穷人就没有活路。工人们决心同这帮狗杂种斗争到底！

工人们手执钢钎、棍棒，把潘中华、“乌鸭有”和警察团团围住，钢钎、棍棒林立，一双双仇恨的目光射向他们。梁六迎上前，指着潘中华说：

“我拿个水缸给你做胆，看你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谁敢动武，我们就要他的狗命！”

“不准镇压工人！”

工人们吼声震天，同仇敌忾。愤怒的人群犹如湾江潮水，汹涌澎湃，冲击着这吃人的旧世界。

潘中华见势不妙，慌了手脚，想溜走又觉得有失体面，

不走又怕下不了台。最后狗急跳墙地喝令手下：“抓他两个带走！”顿时，警察象饿狼一样向两个工人扑去……。工人们冲上前去，与警察搏斗，把被抓的两个工人抢了回来。潘中华见势不妙，只好虚张声势，边吆喝边退却，灰溜溜地跑了。

这时，“乌鸭有”脸色铁青，呆若木鸡，龟缩在一旁。他定了定神，马上改换一副脸孔，弯腰躬背地对工人说：“诸位工友，请大家不要动火。我不是有意要破坏罢工，而是想烧完这一窑货，腾出一些地方来给大家开工。”

“不准耍赖！你想借烧窑破坏罢工，梦想！告诉你，不答应条件，就别想我们复工！”梁六声色俱厉地警告“乌鸭有”。

此时，“乌鸭有”已无计可施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支支吾吾地说：“……今天不早了，让我回去跟东家们商量商量，明天早上一定给大家答复。”

第二天早上，阳光灿烂，晴空万里。“陶兴”工场早已聚满了工人。“四大天王”和缸行其他老板也陆续来到。他们个个哭丧着脸，站在一边。

梁六和洪远把罢工的“长红”摊开，对老板们高声说：“你们答应条件就在上面签名盖章，否则由你们自便！”

老板们见大势已去，怕再拖下去对自己更加不利，不得不在“长红”上签字盖章，答应了工人们的全部要求。

进行了六十多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工人们奔走相告，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这次斗争给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以有力打击，显示了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然而，陶工们并没有因此停止战斗，他们知道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彻底推翻整个旧世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本家。他们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又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 老艺人的一生

一九七二年二月的一天，春光烂漫，景物妖娆。在石湾美术陶瓷厂宽敞而雅致的陈列室里，几位阿尔巴尼亚战友正在参观。贵宾们聚精会神地欣赏着琳琅满目的展品，突然被一件生动传神的陶塑吸引住了：只见一只雄鹰，矫健勇猛，居高临下，以压倒一切的磅礴气势正与一条凶恶的毒蛇搏斗。雄鹰把顽敌抓在钢钳般的爪下，使它只能在绝望中挣扎。这件艺术品题名为《鹰捕蛇》。雄鹰显示了革命人民的力量，毒蛇代表反动阶级，从这一作品中鲜明地体现了革命、进步与光明的力量必然战胜反动和黑暗的势力。这使来自“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贵宾们非常赞赏。其中一位问道：

“这一艺术品的作者是谁？”

“他是一位老艺人，名叫区乾。”接待人员回答。

“他还有别的作品吗？”另一位又问道。

“有。”接待人员一面回答，一面引着贵宾走到另一个陈列柜旁边，向贵宾介绍说：“这里面陈列着的《双喜梅》、《狮与蛇》、《八哥山》等等，都是他的遗作。”

接待人员的介绍，引起了贵宾们更大兴趣，也引起了他们的惊讶，“遗作？难道说……”

接待人员继续回答：“这位老艺人区乾同志已于一九五八年因病逝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感到惋惜。

是的，区乾的逝世，对我国美术陶瓷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损失。他以雕塑陶瓷鸟兽著称，作品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深受群众喜爱。区乾同志生前以其辛勤的劳动，为我们创作了大批鸟兽陶塑。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在美术陶瓷厂不断复制，成了珍贵的艺术品畅销在国内外市场上。

但是，这位享有盛名的民间艺人在旧社会的生活遭遇，却是异常曲折和十分悲惨的。

远在一九一九年的冬天，那时区乾才十三岁，已经披上“百衲衣”，艰辛地行走在从家乡新会通往石湾的烂泥路上。他脸黄肌瘦，十只脚趾大半露在鞋外，冻得瘀紫。贫困的生活，逼得他在家中呆不下去，为了觅求出路，他只好走到石湾寻找父亲。

区乾的父亲名叫区大，当时在石湾已是个有名的师傅，善于制作鸟兽。但是，在陶瓷老板的残酷剥削下，他收入微薄，连家里的老婆儿女都养活不了，心里很不愿意儿子再干上自己这一行。可是，在那“千条路，万条路，就是没有穷人的活路”的年代里，又有什么别的门路可走呢？儿子既然来了，没办法，区大只好把他留在身边跟自己学艺。但靠他的收入，实在维持不了父子俩的生活，他只好一横心，把儿子送到“瑞初斋”号去当学徒。

第一天，小区乾跨进了“瑞初斋”的门槛，脚跟还未站稳，老板迎着面就呼喊道：“来了吗？先去河边挑水吧！”区乾挑起那对木桶，桶底快要擦到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跑到河边，非常吃力地来回挑了十多担水；刚想放下担挑歇歇脚，老板的吆喝声又象毒蛇般在后面咬着他的耳朵：

“你的腿是蜡做的，软了么？这是什么时辰，还不快去破



柴烧饭！”

烧了饭，又是去搬缸瓦，运泥沙，清瓦渣，挑燃料，里里外外，包揽了一切零工杂活。捱到傍晚，老板一家大小都饭饱菜足了，区乾才收拾了一点残羹剩饭，蹲到厨房一角去扒上几口。饭碗还没放下，老板的骂声又起了：

“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头一天上工，就只顾塞饱肠肚，还不快去陪少爷睡觉，难道要我侍候你不成？”

等到老板一家人都上床躺下，已经夜过三更。一整天十六、七个钟头的劳累，使小区乾感到腰酸骨痛，肚皮贴到脊梁上，饿得发慌。他不禁想起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首歌谣：“学徒、学徒，铁脚、马眼、神仙肚。”哎，这就是在石湾当学徒的生活滋味哪！

学徒、学徒，顾名思义，就是需要学艺的徒弟。但是，在那旧社会，穷人想学点手艺真是难似登天。冷酷无情的老板百般压制和刁难，绝不会让这些穷孩子学艺。区乾父亲虽是名师，因不在同一间店铺，不能经常指点自己的儿子。但这一切，都没有打消区乾学好一门手艺的念头。

由于他从小来自生活的底层，习惯劳动，常年接触大自然的花草鸟兽，他喜爱、向往它们那种活泼的神态、健美的形体和旺盛的生命力。为此，他决心继承父业，学习制作鸟兽的陶塑，要在这方面下一番功夫。

别人不肯传授，他就利用一切机会，在师傅们的周围留心观察，暗暗记在脑子里。老板不让学，他就等老板一家睡着以后，偷偷地在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下，拿起陶泥，摹仿师傅的手艺，精心捏造各种动物。他一直练到深夜，往往睡不到两三个小时，又得起来干另一天的牛马活了。

店主的狠毒，环境的恶劣，条件的艰苦，象一只只蹲在

面前的拦路虎，对他瞪眼龇牙。过去，没有动物园，他也没有资格看到任何参考资料或图片，只有偷空观察鸡、鸭、牛等各种常见动物的神情动作。为了学艺，区乾不肯轻易放过那怕是一霎间的时机。一次，他为了熟悉水牛的生活形态，便背着老板的少爷过河去看水牛，正在揣摩入神，不料把背上的小孩摔倒了。这吓得他满身是汗，急忙把少爷抱回店去，岂知老板已经站在门口，一伸手扯着区乾的耳朵，又打又骂，声言要开除他。父亲闻讯赶来，向老板百般道歉，赔不是，区乾才算是勉强被留下来，但从此之后，老板对他的管束也更苛刻了。

为了能更快掌握陶塑的技巧，小区乾非常渴望能看到一些有名的作品。他听说前辈艺人黄炳的一件遗作《宝鸭穿莲》，收藏在石湾陶霸“野仙伦”的家里，只有逢年过节才陈设在大厅上，供贵客赏玩。强烈的探求欲望使区乾暗下决心，一定得找个机会，闯进去开开眼界。旧历年到了，富人家张灯结彩，酒肉笙歌；穷人家却无米下锅，处在愁云惨雾之中。大年初一早上，区乾勒紧裤带，壮着胆子，不顾一切，迈进了土豪“野仙伦”家，直往厅堂走去。当他远远望见那件艺术品时，忽听到背后猛喝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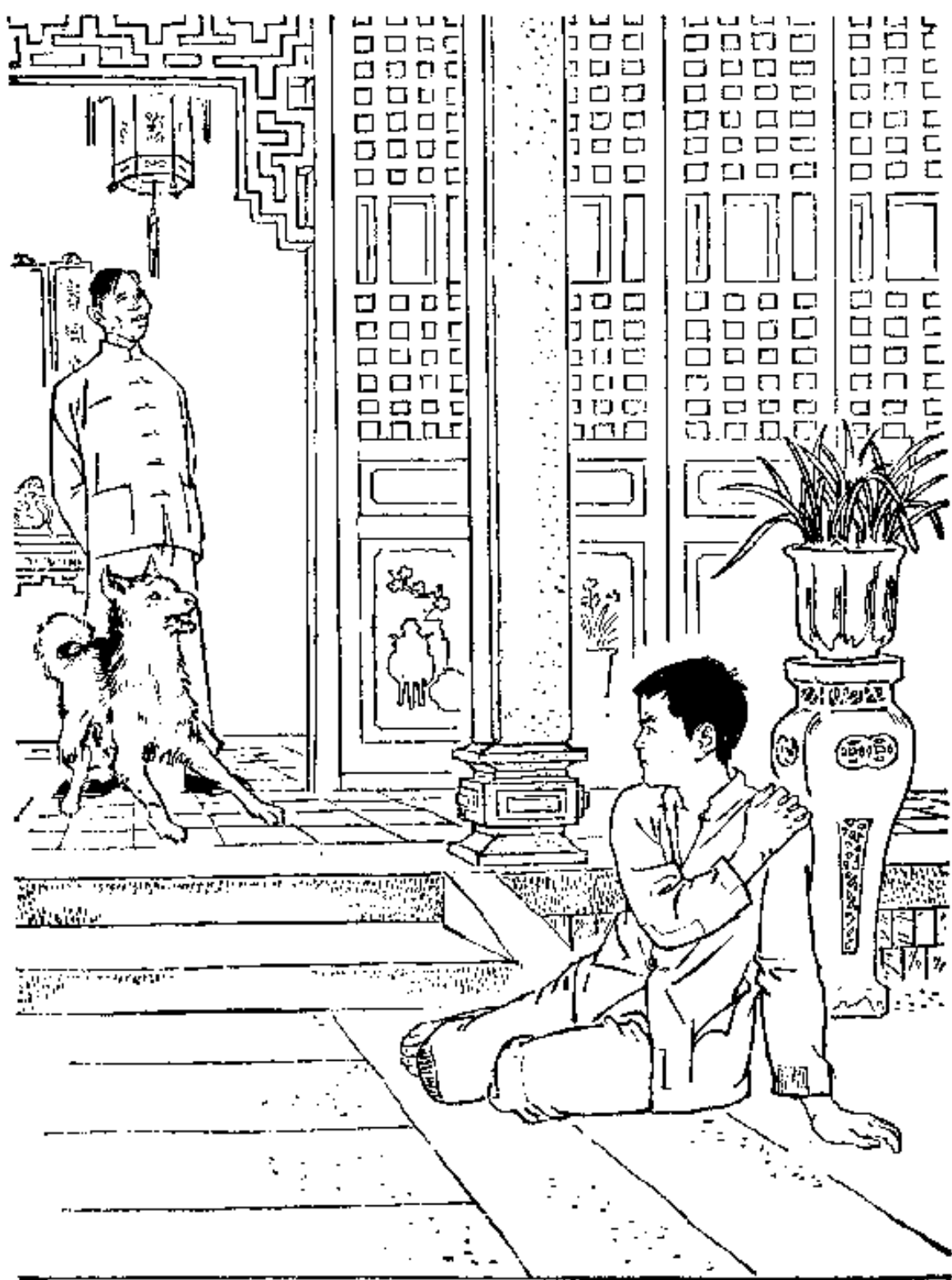
“哪儿来的小偷？”

区乾站定，转过头来，盯了对方一眼，答道：“是我！”

一个狗腿子见是区乾，不禁狞笑起来，喝道：“你这个穷鬼仔，闯进来干什么？”

区乾面不改色，理直气壮地说：“我进来看看那个《宝鸭穿莲》……”

刚一开口，话就给打断了。狗腿子恶狠狠地说：“这是你能看的吗？快给我滚！”



区乾还想答辩，不料背上已捱了重重的一掌，接着便是一阵拳打脚踢。区乾被推出厅外，在疼痛中，猛听得背后“嘘嘘”两声，扭头一看，一只凶狠的恶狗正要向他扑来。在这紧急关头，幸亏一位长工看到，赶紧把狗喝住，才算逃脱一场惨祸。这时，从大厅里传出一阵幸灾乐祸的哄笑声。区乾抚摩着身上的伤痕，眼望着土豪家的厅堂，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就是这样，艺人们苦心创作的美术陶瓷，全被土豪恶霸所垄断、私藏，而艺人的后辈却连看一下这些艺术品的权利，也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在学艺的路途上，区乾处处都逃脱不了阶级压迫的魔爪。

在旧社会，处境这么险恶，世道这么奸诈，一切的根由，全因穷人自己没有权。那时石湾有几千陶工，在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下，捱饥受寒，走投无路。区乾也和广大的穷兄弟们一样，要生存，就只有咬紧牙关，去跟极端恶劣的环境斗。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并得到父辈们的指点和诱导，区乾终于摸索到一些创作的门路。三年学徒期满，他离开了地狱般的“瑞初斋”，受雇到“宜兴”号去。他历尽艰辛，踏着步步滴满血泪的脚印，走上从学徒到出师以后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

又经过好几年的不断努力，区乾的陶塑技巧越来越熟练了。他继承了石湾陶塑艺人的优良传统，有较深的写实功底，二十多岁的区乾，在石湾一带已经有了点名气。

一九三八年，区乾三十二岁。日本鬼子入侵石湾，烧杀抢掠。陶瓷老板闭店封窑，龟缩到港澳去享乐。区乾失业了，只好回乡耕田。在这苦难的日子里，为了一家人活下去，区乾曾经去新会古井替老板烧窑，也到过香港谋生。他颠沛流离，四处奔波，生活仍然没有着落。就在这最黑暗的

年代里，区乾的母亲和四个儿女相继饿死、病亡，爱人被折磨得患上一身病痛。他父亲区大，这位民间老艺人，血汗被老板榨干后，便被一脚踢出门外，最后活活饿死在街头。苦难生活象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野兽，一下子便把区乾家中六口人吞噬掉。这阶级深仇，民族大恨，区乾永远也忘不了！

抗战胜利了，区乾又抱着从事陶塑，解决生活的希望重返石湾。岂知虎去狼来，“刮民党”和日本鬼是一个模子脱胎的灾魔，劳动人民依然在水深火热中打滚。由于区乾的手艺有了名声，只要是他的产品便受人欢迎，销路也大。因此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看中了这个钱眼，便乘机在他身上打算盘，一个“袁湖记”老板出钱把他雇去。在这里，他日夜辛劳，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为老板制作了大量鸟兽的印模，印出的泥坯一经煅烧便成了很好的艺术品，被老板垄断着高价出售。区乾创作出一个，老板便赚上成千。区乾心血的结晶，变成了响当当的银元，源源流入了老板那永远填不满的腰包。老板一家吃得肥头大耳，盖楼房，买田地，开店铺，抽大烟，任意挥霍；而区乾家中吃的仍是糠菜团，穿的不外麻袋衣。贪得无厌的老板为了从区乾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每过几个月，他就对区乾说：“过去的作品陈旧了，不翻新卖不出钱。”因为一个原作比翻印的产品售价更高，所以老板逼着区乾日夜劳累，绞尽脑汁，创作大批新的品种，好喂饱自己的私囊。

区乾在“袁湖记”干了两年多，老板看到印模已积存不少，有了发财的本钱，便动了解雇区乾的念头。区乾得知这个消息，非常忿恨，心想：“老板的心肠真比青竹蛇还毒！好吧，咱们走着瞧，我也不饶你！”于是，他串连了几位工友密谋报复。工人们早就恨透了老板，听说要整他，无不拍掌称

快。他们偷偷把印模逐个凿得变了样。

到年底，老板果然请区乾去吃“无情鸡”。他伪善地对区乾说：

“现在年景不好，生意难做，请你另谋高就吧。”

区乾早就有了准备，便坦然答道：“好吧，既然东家有困难，我们就不拖累你啦。”说罢，便同几个工人一起，离开了店铺。

老板一看走了这么多人，刚想发作，但转念一想，有了区乾的印模还怕发不了财？过了年，他廉价请了另一批工人，帮他翻印产品。产品印了出来，却使他大吃一惊。只见那些泥塑动物，不是腿长短不一，就是身小头大，嘴歪眼斜，奇形怪状。这样的产品根本没有人要。工人看到这种情景，都嘻哈大笑；而老板却目瞪口呆，如同被人戏弄的一只癞蛤蟆，气得几乎撑破肚皮。

区乾离开“袁湖记”转到“霍厚记”。但他的遭遇何尝会好一点呢？一年后，又同样被踢出了店门。

区乾又失业了。他感到前途茫茫。残酷的现实，使他的幻想逐个破灭。他想起前辈艺人和父亲的悲惨遭遇，真是不寒而栗。他终于忍痛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手艺，再次回到家乡新会耕田。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升的太阳照红了祖国大地。区乾带着卧病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中剩下的唯一幼女，迎接了新中国的曙光。

解放后，党非常重视民间艺术的发展，关怀民间艺人的生活，特地将区乾从家乡请到广州人民美术社石湾工场工作。当他接到通知时，兴奋得几夜睡不着。旧社会苦难的生活又浮现在眼前。旧社会，资本家一再踢他出店门，逼他离

开石湾，新社会，党请他重返石湾，从事陶塑工作。这一踢一请，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

从此，他在明亮的创作室里工作，党给了他极好的工作条件。他再也不会受到失业的威胁，不会为了生活而担忧受害。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甜。区乾对党对毛主席怀着十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无限热爱新社会，决心将自己有生之年贡献给美术陶瓷事业。他工作积极主动，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钻研创作，关心并帮助解决生产上的各种困难。

老树逢春发新枝。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艺术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在党的关怀重视下，濒临凋谢的陶塑艺术之花获得了新生，艺人的技艺也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区乾这个目不识丁的老艺人掌握了文化，领会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认识到创作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要把美术陶塑作为战斗的武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在党的关怀下，区乾多次到北京等地参观、学习，吸取了别人丰富的创作经验，开阔了眼界。在创作实践中，广泛征求意见，逐渐克服了过去那种自然主义的手法，艺术成就有了进一步提高。

在优越的环境中，区乾经常和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深入生活，深入农村，深入部队。一次，他们下到一个养马的连队生活。在连队里，区乾深为解放军战士那种不怕苦、不怕累地为革命养马、驯马和练马的精神所感动，思想感情和战士逐渐打成一片，从而创作出格调高昂、神情激越的《战马》这一优秀作品。

正由于新社会为艺人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所以区乾的艺术生命，直到解放以后，才真正绽开出灿烂多彩的花

朵。从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他完成了五十多项陶塑创作。在一九五四年的出国展品中，有三十多件是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不仅艺术技巧高，而且思想性强，努力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例如他创作的《雄狮》，目光炯炯，威武雄壮，寓意千百年来在外国人眼中的“东方睡狮”已苏醒过来，象征着今天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英勇豪迈的精神面貌；又如《双喜梅》，两只跃跃欲动的喜鹊，站在梅花枝头，张嘴向人们播唱着新中国捷报频传的喜讯，令人鼓舞。

艺人努力为人民服务，人民给艺人以应有的荣誉。区乾当上了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委员。最使他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五五年，区乾以艺术家的身分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过去被资本家踩在脚下的石湾“公仔佬”，今天竟然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伟大领袖，这怎能不使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呢？他决心更好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为发展我国美术陶瓷事业作出贡献。一九五六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万分激动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区乾的今天。我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一九五八年，就在区乾病逝的那一年，他为我们创作了最后一个题名为《跃马》的作品。那正是大跃进的年头，祖国有如千里马，驰骋飞跃不停蹄。《跃马》把这一马当先的动人景象活生生地刻划出来了。

区乾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留给我们的那红旗高举、一往无前的跃马英姿，直至今天仍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 陶 窑 新 歌

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日子里，陶工们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和封建行会的欺凌、压榨，过着奴隶般的痛苦生活。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把他们从苦海中解放了出来。从此陶工们翻身当家作了主人。他们勇当革命的先锋，生产的闯将，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发展陶瓷工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读者们一定很想知道昔日被当作“路边草”、“地底泥”的“缸瓦佬”，解放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他们是怎样当家作主、以主人的姿态去战斗的。下面就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石湾建筑陶瓷厂的老工人、车间党支部书记劳森师傅的事迹吧。

一九七二年，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在石湾建筑陶瓷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科室到车间，从隧道窑到泥坯场，到处摆开了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战场。

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点燃了老工人劳森心中阶级仇恨的怒火，他怎能容忍林彪一伙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拉向苦难的深渊？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一家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的悲惨遭遇。

劳森出身于一个三代陶工的家庭。他五岁时，父亲被资本家榨尽了血汗，一脚踢出店门，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日寇



入侵石湾，他和母亲被迫离乡，过着流浪的生活。他十岁时，以三斗米的代价卖给了地主，沦为小奴隶；后来，不堪地主的残酷压迫，逃出了地主的虎狼窝。但是为了生计，他又不得不进了德国鬼子开的窑场，受尽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凌辱。

饱受旧社会当奴隶的煎熬，更深切地懂得今天翻身作主人的幸福。林彪妄图叫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劳森和广大陶工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批林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陶工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他们决心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一个“大批促大干，猛攻优质高产低消耗”的战斗在建筑陶瓷厂打响了。

厂革委会召开的生产跃进规划会议刚刚结束，劳森迈出会议室，便疾步向车间走去。在他还是一个普通的烧窑师傅时，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接到什么新任务，或遇到什么难题时，总爱找工人们谈谈，摆摆心事。正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胜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一九五九年初，北京历史博物馆建筑工程急需一批大型的琉璃瓦。是工人的大力支持，使他下定决心，土法上马，反复试验几十次。终于，让闪闪发亮的琉璃瓦盖上了历史博物馆的屋顶。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方针，也正是工人的大力支持，使他在一次全省科研大会战中，敢于打破常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用土窑代替电炉，烧制成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无线电磁性元件，填补了我国科学事业关于这方面的空白，为社会主义祖国争了光……

如今，摆在这个新任卫生洁具车间党支部书记面前的又是一道难关：新改建的隧道窑遇到了煨烧质量不稳定的问

题。刚才，会议上，领导又下达了一项新任务：广州两个大宾馆急需一批高质量的卫生洁具。而他们厂从一九六四年投产至今，质量一直不稳定。如今已接近年底了，要在短时间内烧制出大批高质量的卫生洁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何况，这批卫生洁具中的四大部件，能否用隧道窑烧制，这方面的技术资料还没看见过。有些人怀疑靠隧道窑烧制高质量的卫生洁具的可能性，主张先把隧道窑刹火停下，重开倒焰窑。

他边走边琢磨这些人的意见，不觉来到了车间，迎面见到的就是他熟悉的隧道窑。望着那通红的炉火，劳森不禁想起了建设隧道窑时火热的战斗日子。

那还是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为了改变千百年来陶瓷煨烧工艺的落后面貌，适应一日千里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劳森在工人的支持下，响亮地提出：大打翻身仗，改建优质高产低消耗的隧道窑。

有人马上惊叫起来：建一条隧道窑需三、四十万元，你们一无投资、二缺材料，能行吗？

工人们说：“自力更生样样有。我们要向大庆工人学习，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上！”

厂革委会支持了工人们的建议，并立即成立了“三结合”建窑小组，由劳森担任负责人。

没有图纸，“三结合”小组自行设计；没有投资，利用旧厂房、旧烟囱、旧场地，精打细算巧安排；建筑材料不足，用四合土代替钢筋水泥，用煤渣混耐火泥代替“轻质砖”。

终于，凝聚着陶工们自力更生革命精神的隧道窑，乘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喷射着殷红的火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报喜了。多少年来，工人们渴望

着摆脱龙窑、倒焰窑的高温和繁重体力劳动的愿望实现了。

但仍有人怀疑：“这种隧道窑，比别人的短几十米，过去未见技术资料写过的，能烧制出合格的产品吗？”工人们坚定地说：“实践出真知，我们是窑的主人，不是窑的奴隶。”

经过多次试烧，合格的产品烧制出来了。但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烧制过程中，煨烧质量不稳定……

回顾往事使劳森满腔热血沸腾。他清楚地意识到：隧道窑是工人们贯彻执行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的产物。实践证明，隧道窑比旧式的龙窑、倒焰窑有很大优越性，产量高，省燃料，劳动条件也有较大改善。因此，是采取总结经验的办法，不断改进隧道窑的生产，还是让隧道窑下马，重开倒焰窑，这是关系到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一场战斗啊！

他急忙往窑道口走去，正碰上工人们在装车入窑。劳森忙把搭肩布往肩上一甩，双手托起匣钵，和大家一起干起来。八车产品，不到一小时就装完了。

劳森抹抹头上的汗珠，招呼着大家：“到测温台坐坐。”大伙一听，知道准是又有新鲜事了，便急不可待地问道：“有啥问题，快说吧。”劳森便把有人不相信隧道窑能烧制优质卫生洁具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下。话没说完，工人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战斗命令，勇挑重担是我们隧道窑班的传统，这任务一定要接。”有的说：“我们不缺手，不短腿，有啥困难克服不了！”

听着工人们铿锵有力的话语，劳森的信心更足了。于是，他又提出问题：“任务，我接下了，可隧道窑的煨烧质量目前不过关，怎么办？是否改用倒焰窑？”

“倒焰窑，月产五窑，怎么能赶上生产发展的需要！”共

产党员、老工人周师傅一口接上。

不少人赞同周师傅的意见，但也有人提出疑问：“这批卫生洁具的四大部件，没听过能用隧道窑烧制，这可是个客观困难。”

“建设隧道窑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烧好隧道窑的困难就不能攻克吗？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困难再大也能踩在脚下。”班长老林大声说。

劳森一阵激动：“对！为什么要让技术资料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呢？它，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经验的总结，在它的上面，还有许多空白点等待着我们去填写。为了胜利完成任务，我们就从文献上认为隧道窑不能烧制的四大部件开始，攻克隧道窑的煨烧质量关，怎么样？”

“对！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党委的重视和支持，煨烧质量关，我们一定能攻克。宾馆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响亮的回答声，回响在窑内外。一场新的攻关战开始了。

“隆隆隆——”，窑车出窑了，试验的结果即将分晓，匣钵还散发着热气，劳森和大家就急不可待地掀开钵盖。可是，焦灼的眼光碰到的都是裂纹，一钵、二钵……正品只有百分之几。大家的心火辣辣的……

晚上，象往常一样，劳森坐在灯下，又翻开了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起来。

连日来的苦战，使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但他毫无倦意。试验的失败，使他更感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实践论》中一段话吸引了他的注意：“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劳森思索着：试验的

失败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地方，但原因在哪里呢？他顺手拿起一只玻璃杯，揭开热水瓶的塞子，倒了一杯水。

忽然，“噗”的一声，手心感到热辣辣的，他忙低下头一看，呵！手中的玻璃杯爆裂了，开水正沿着裂缝往下流……

“玻璃杯——开水——爆裂”，他心里突然一亮：“卫生洁具四大部件的泥坯，大而薄，遇到急冷急热，不也会象这只杯子一样发生形变吗？对，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一个想法在劳森心中形成了。

他急忙放下杯子，拿着《实践论》，骑着自行车，一溜烟向工厂蹬去。

当班的工人，正围在窑前，争论着什么，劳森的突然出现，使争论停了下来。

“怎么啦？让失败压倒了？”劳森微微一笑，招呼着大家。

“不，我们是心焦，外面有人吹冷风，说我们的隧道窑就是不能烧大件产品，说我们逞能，异想天开。”一个青工急呼呼地说着。

“同志们，冷风算得了什么。我们哪个胜利，不是在与狂风恶浪的斗争中求得的？大家不会忘记卫生洁具在我们厂是怎样烧制出来的吧！”

是啊，大家都清楚地记得，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一九六四年，党把烧制卫生洁具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厂。为了早日投产，工人们决心打破旧框框，用现有的古老龙窑试烧。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一听，就大叫起来：“古今中外，闻所未闻，没有洋设备，你们能用龙窑烧出卫生洁具，我愿割脑袋奉上。”在这些人的眼里，工人是“下愚”，用龙窑烧制卫生洁具是怪事。结果呢，卫生洁具烧出来了，工人们用一颗红心，

填补了这个空白点。

“对，斗则进，斗则胜。龙窑既能烧制卫生洁具，隧道窑也一定能烧。”班长老林说。

劳森点点头，又若有所思地说：“大家想一想，这次试验虽然大多数产品发生了变形裂纹，但也有百分之几是正品，既然有的产品能烧好，便说明不是窑本身不能烧。我们应从这百分之几正品中看到百分之百成功的可能。”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问道。

“来，咱们一起来找找原因。”劳森边说边从兜里掏出《实践论》，把刚才他看的那段话读给大伙听。

接着，他又把玻璃杯爆裂的事谈了一下。“我在想，我们是否只掌握了煨烧一般产品的温度规律，还没有根据这种大型卫生洁具的特点控制温度的升降。”

老林边听，边受到启发和鼓舞，高兴地说：“是啊！我们的窑只有六十一米长，可是温度控制却按照一般一百米隧道窑的烧法进行，这就没有根据窑本身的特点来控制温度，因而造成了产品急冷急热，发生变形裂纹。”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议论开了。

东方发白，曙光在望，他们仍在窑前热烈地讨论着……墙上的记录本记下了近万个数据，又一个凝聚着集体智慧的试验方案制定出来了。

这天，窑火特别旺，特别亮，映得人们的脸膛泛着红光。艰辛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试验成功了！正品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原来不相信隧道窑能煨烧大件卫生洁具的人，抚摩着那明晃晃、亮晶晶的产品，情不自禁地对劳森说：“你们真行，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劳森微微一笑，说：“这仅是第一步，离党的要求还远



着呢！”

劳森和工人们总结了试验成功的经验后，再接再厉，向优质高产的目标努力。

但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劳森旧日患的肝病、胃病复发了。劳森婉言谢绝了工友们要他休息的劝告，把药煲带到窑旁，坚持战斗。

这天，他又是干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家，又坚持学了毛主席著作后，很晚才睡觉。凌晨三时，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当班的工友满头大汗地报告：“隧道窑里产品倒塌了！”

劳森脑袋里“嗡”的一声，一个念头一闪而过：产品倒塌，窑道堵塞，隧道窑的致命故障发生了……他没有再想下去，蹬上自行车飞快赶回厂来。

窑前，工人正奋力抢救，很多已经下了班的工人也赶回厂来参战。倒塌的产品从炉门扒出来了，但是油压机还推不动窑车。需要清除卡住窑道的碎片，用卷扬机把窑车拉出来，这可是要进到窑里才能干的。停火降温抢救？炉膛要好几天才能冷却，宾馆所需的卫生洁具就不能按时交货，就要影响工程进度。攻关战斗就要停下。

冒火冲进窑里？三百多度的高温，好比虎口夺羊，危险性很大。

怎么办？大家都在思索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飞逝着。窑内凶猛的烈焰飞窜着，也烧到劳森的心头上。这时，毛主席的教导在他的耳边回响：“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铁人”王进喜不顾腿伤，跳进泥池、压住井喷的光辉形象，屹立在他的眼前。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鼓舞着他。

“同志们，攻关战斗不能停！”劳森找来一件棉衣往水里泡湿了披到肩上，把湿毛巾往额头一扎，脚穿草鞋，拿起卷扬机的搭钩，就要往内冲。

周师傅一把拉住他：“你身体有病，让我来。”

“不，抢修要紧！”说罢，劳森一个箭步冲进了窑道。

火舌迎面扑来，灼得他全身发痛，滚滚浓烟，使他感到煤气呛人。但劳森胸怀朝阳，勇敢地向前冲去。

透过烟火，闪动着他与烈火搏斗的高大身影，窑道口接应的人们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阵阵“隆隆隆”的响声，伴随着一股热浪，窑车拉出来了。劳森，浑身冒着白烟，头上的毛巾、眉毛和头发都烤焦了。周师傅二话没说，抢过劳森手里的搭钩，就冲进了窑里……

一车产品拉出来了，又一车产品拉出来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带病的劳森和他的战友们，连续奋战了十四个小时，终于排除了故障；接着就马不停蹄地继续进行攻关战。

抢险中，由于劳累，劳森病情加重，但是他不下火线，又来到窑前，观察火色。

忽然，他一阵头晕，一个踉跄，身体摇晃起来。旁边的工人赶紧扶住他，其他工人也围拢过来。在场的领导和工人看着劳森消瘦的脸庞，布满血丝的双眼，都激动地劝他：“你放心养病，我们一定能攻下质量关。”

党和阶级兄弟的关怀象一股热流，温暖着劳森的心。他想起旧社会，自己在地主家当奴隶的情景：有一次病倒了，发高烧，神志不清。狠心的地主却骂他装病偷懒，不给饭吃。劳森饿得忍受不住，只拿了一块喂猪的烂番薯吃。地



主就用竹竿打、用柴刀砍。至今，腿上还留下了那仇恨的伤疤。新社会，陶工翻身做主人。现在有了一点病，党就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啊！……他想起了入党时庄严的誓言。是党，把自己这个昔日的穷苦陶工培养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劳森的一切！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己应当全力以赴！想到这里，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旧社会我们受苦受难，是毛主席解放了我们。过去，我们这些被人瞧不起的‘缸瓦佬’，今天成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党信任我们，关怀我们。今天，在这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攻关战中，我怎能因为一点病撤下火线呢？”

劳森的一席话深深感动了大家。他讲出了广大陶工的心里话，表达了陶工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劳森的榜样带动了大家，工人的革命精神也鼓舞了劳森。他们怀着一个共同心愿：只要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多作贡献。他们迎着熊熊的窑火，又继续投入战斗了。

.....

挂在墙上的一九七三年的日历，撕下了最后一张，车间里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劳森和工人们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宾馆订购任务，还提前五十天跨进了一九七四年。同时，徘徊了多年的卫生洁具质量，现在一级正品烧成率大大提高了，产量也大幅度增长，产值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

大红喜报贴在厂党委、革委会门口，全厂工人为此欢欣鼓舞。大家知道，喜报上面所写的不是几个简单数字，它凝

聚着劳森和工人们忘我劳动的心血，记载了陶工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历程。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喜报，而是广大陶工们当家作主的最好证明，是射向林彪一伙的重型炮弹。

象劳森这样的工人，在石湾又何止一个！陶工们的英雄事迹真是讲不完，数不尽，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代表介绍给大家。今天，石湾的广大陶工正唱着批林批孔的战歌，高举团结胜利的大旗，怀着为人类多作贡献的崇高理想，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让我们等待着他们传来新的战斗捷报吧！

